

遼陽縣志

戊辰夏
比頌

遼陽縣志六編

藝文

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觀其文之美惡純疵而其時其地之政教風俗一覽靡遺矣遼邑文化自箕子布教八條始開一綫光明漢晉迄唐屢經戰伐居民蕩析離居遼云講藝洎渤海大氏遣子弟求學於唐文始東漸東丹人皇建國雅好儒術文乃一振厥後辛浩王儼之徒謫居教授將校子弟多從受學顧周邱胡等皆中科第播一時文名文又一振清初沿用科目取士賜衣免丁以獎誘之於時人文蔚起戶聞絃誦士習詩書彬彬然文采可觀焉然視古作者爲何如則未敢知也

昔謝靈運文集五言詩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文又一篇謝靈運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謝靈運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謝靈運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謝靈運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謝靈運集卷之四詩集卷之四

雜文

謝靈運集卷之四

詔疏志卷三十一

通志所載文藝首列典謨尊帝制也茲編所採以有關於遼陽者爲限其餘疏奏公牘亦概不濫登考古者欲觀全璧有國史在謹述詔疏志第三十一

諭東京諸路詔

金太祖

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今天下一家若仍棄之非所以便民也自今咸顯東京等路往來從其便其間被畧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爲良仍令馳驛布告

詔遼陽等處官民

明太祖

洪武三年命斷事黃儔賚詔宣諭遼陽等處官民詔曰朕承大統即皇帝位其年八月元君大去其國已而山之東西河之南北以及關陝內外文武軍民不戰來歸中原境土一時皆定此實天意非人力也今年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副將軍趙庸遣使來奏五月十六日率兵至應昌府獲元君之孫密迪哩巴拉及其后妃寶冊始知元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因疾而殂其子阿裕錫哩達喇數騎北奔天運之去昭然獨念遼_海一隅尙多故臣

遣老不能見幾遣使一來而乃團結孤兵盤桓鄉土因循歲月甚非善後之謀邇者高麗安南占城瓜哇西洋瑣里海外諸國猶能知天時審人事專使稱臣入貢豈汝等之智所不及耶抑我師之未至耶茲專遣人以往果能察識天命傾心來歸有官者量才擢用有業者各安生理朕不食言其亟圖之

勅鎮守總兵官

明宣宗

皇帝勅諭今命爾挂印充總兵官與太監一同鎮守遼東地方整飭兵備修築城堡操練士卒申嚴號令振作軍威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凡一應軍機之事須與鎮守巡撫等官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已見乖方誤事况遼東近來兵備廢弛軍士艱難而守邊官軍又或貪功生事啓衅召怨以致虜寇讐報不已邊人荼毒地方疲憊與先年不同爾爲朝廷武臣受茲委託務須與鎮撫等官用心逐一整飭不可視常玩忽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毋得徇私貪利擾害下人及輕舉妄動致貽邊患如違罪不爾宥其慎之慎之故

諭

皇帝制諭今命爾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遼東地方中刪其副總兵參將各照地方分守所統官軍悉聽節制如制本行

勅巡撫都御史

皇帝勅諭今特命爾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訓練軍馬整飭邊防提督糧儲禁革一切奸弊務使軍威振舉糧餉充足衣甲鮮明器械鋒利城堡墩臺邊牆無不完固以防禦寇賊撫安兵民有警則公同鎮守總兵太監等官調度官軍相機殺賊禁約管軍頭目不許科擾尅害及隱占私役有誤戰守違者輕則量情懲治重則毋畏勢豪徑自參奏拏問其餘一應邊務聽爾便宜從事與鎮守等官從長計議而行況今遼東地多疲憊軍士艱難守邊官員行事乖方以致地方不靖爾爲憲臣受茲委任宜持廉秉公安靜慎重凡軍民利病可興可革者悉心訪究從宜審處具實奏聞務使地方寧謐內外警服毋或視常怠忽及乖方正誤事自取罪責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按明宣德元年又有勅遼東戶部管糧郎中勅遼東行太僕寺少卿勅遼東行太僕寺

官勅苑馬寺勅分守道勅分巡道等諭茲不備錄

諭戶部 康熙三十二年

清聖祖

今盛京穀石失收糧價甚貴來年春夏恐糧價更貴必致窘迫亦未可定運糧之處亦着預議自盛京錦州乘海舡往山東水路甚近今歲山東地方年成豐熟俟來年冰解着盛京戶部侍郎親身由海前往山東會同山東巡撫將附近地方米石多多發出由海運至三岔河販賣與無糧之人

諭戶部 康熙三十三年

盛京等處去歲禾稼不登粒食艱窘聞今年收穫亦未豐稔米穀仍貴儻價值日漸翔涌則兵民生計恐致匱乏盛京等處地方關係緊要朕心時切軫念宜預加籌畫作何恩給俾各資生着遣部院堂上官一員前往自甲兵以及匠役價差人當有力不能餬口者將人戶數目察明造冊具奏

諭戶部 康熙三十四年

盛京地方比歲荒歉粒食艱難朕心深切軫念原欲躬親巡省詢問疾苦情形徧敷恩澤今雖停止東行而所在貧窶兵丁尙冀朕之臨幸是宜仍加賑恤用俾資生應作何加恩爾部議奏又盛京兵丁錢糧兩季支領兵丁於未支領之際每致有稱貸逋負嗣後着按月支給至今歲秋禾聞亦不甚豐茂恐生計漸艱困因乏滋甚自今冬以至來秋應作何賑給不致失所共計需糧若干著盛京將軍副都統會同盛京戶部侍郎查明詳加籌畫具奏爾部即遵諭行特諭

諭州縣雍正元年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葑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

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
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且慎其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皇考所
懷保也朕膺宗社重寄思繼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
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忠教孝物阜民安刑
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
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吏胥以擾民或徇私逞欲以上虧
國帑干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
初市清名晚而改操者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經皇考
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
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
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賸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

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諭教士子責成學臣教職

雍正四年後半不錄

爲士者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尊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子雖不乏閉門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尙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之人並輕視聖賢之書矣

奏復遼東邊事疏

後半不錄

明巡按御史李

善

竊見遼東邊事疲敝臣至遼陽開原詢及故老皆云宣德年間本鎮初無邊牆時惟嚴瞭望遠蜂^烽墩海運直通遼陽鐵嶺以達開原故開原城西有曰老米灣者又舊行陸路自廣寧直抵開原三百餘里先年燒荒東西兵馬會合碁盤山東北至開原平頂山中有顯州廢城遼之中京肥饒之地不下萬頃自畢恭立邊後置境外邇來三衛夷人肆意南侵漸入豬兒山老虎林遼河套等處假裝潛行伺隙入寇邊方爲害甚於昔時且沿邊地多平漫土脈鹹鹵遞年春秋徵夫四五萬名糧餉萬石無益邊防徒勞人力初時所恃者遼水爲險也夏旱水淺虜騎可涉冬寒冰凍如履坦途抄掠人畜不敢耕牧遂致田野荒蕪遼儲虛耗仰給京運見今道路阻隔遼河又兼盤山牛莊低窪天雨連綿水輒泛溢行旅阻隔萬一開原有警錦義廣寧之兵何以應援且遼東孤懸一方番漢雜處遼河失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畿輔之地豈能宴然也哉臣慮及此不能不爲之寒心也計今開復舊路墩空城堡瞭守官軍往來道里可減三之二其山澤之利舟楫之便肥饒之田豈勝言哉又以形勢大畧言則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酌量遠近聯

絡聲勢隨機應變彼此相援誠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遼疆可擬磐石矣一原設各城沿邊墩臺自廣寧起至開原平頂山止延袤八百餘里該牆十四萬四千丈墩臺二百六十五座瞭守官軍一千五百四員名若以新展牆垣算過三百餘里共牆五萬四千丈沿邊該設墩臺每二里一墩共臺一百五十座大臺五十小臺百座餘下墩臺百十五座一開原地方自平頂山起至廣寧碁盤山墩止沿邊按馬營堡二十處共操守馬步官軍合餘四千一百八十一員名一新展城堡止用五座立一所三站腰角臺四座

謹華夷以弭邊患疏

明禮科給事中傅 鏞

切見遼東地方與三衛建州諸夷相接廣寧開原馬市與彼交易所以羈縻諸夷而使我中國也奈何往年各處地方官軍往往與賊私交漏泄軍機且又專事邀賞不振威令賊既通和時常進我邊牆射獵牧放用得知我山川險夷城堡虛實道路遠近所以深入腹裏動輒得利只宜設立馬市之處許之交易仍嚴加防範示以恩威各邊索賞夷人俱要省令遠去百里之外封表山川住牧禁約不得近邊凡到牆下便是犯邊就令臺兵傳報

着令官軍即時驅逐守邊官員若再似前縱令入境牧放即問擬守備不設罪名

會奏裁革內臣疏

嘉靖七年

巡撫都御史潘 巡按御史朱孔揚

切見遼東鎮守內臣永樂間始於王彥彥父薩里蠻率眾內附從征所向有功因責王彥以撫東夷監鎗內臣始於宣德三年太監楊宣管收神鎗開原分守監臣始於正統一年改楊宣以充任以後遂成故事相沿差委本鎮密邇畿輔僻在東隅軍民餽餉全仰輓運不滿千里而內臣三員其何以堪且監鎗所司止於一事又與鎮守同居一城原領鎗銃多給城堡自有主者知所慎重所謂監督不過簿書冊籍會計數目耳開原雖稱要害而逋逃困於徵求精銳銷於剝削行伍凋憊屯堡空虛且又監丞參將朝夕共處嫌隙易生見有異同動失機會况夫承平既久國勢日衰原無宣大之虜情幸有馬市之繫束撫勦苟得其道控制或可無虞官多民擾在在爲病而窮邊尤甚鎮守之設無補地方之安危徒費歲月之供億以上各官所當裁革兵部議復是年革去監鎗及開原分守

馬政奏

嘉靖十五年

明苑馬寺卿 馮時雍

臣查得永樂四年始設遼東苑馬寺管轄六監二十四苑本寺正卿一少卿二寺丞四主簿一監正監副各一錄事一每苑團長各一調編恩軍四百六十餘名不知何年一併裁革今止存永寧一監清河深河二苑其恩軍并種馬因無額數故絕逃亡者無清勾補伍之益倒死種馬者無補還原額之文遂使殷實者反無追賠之虞貧難者多負科駒之累至於前項裁革監苑牧地冊籍不存界至無考查得弘治十三年差主事黃清將草場全行丈量共計三千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派撥軍餘領牧立碑存照奈何地接蓋復屯種軍餘於前項清出之數陸續侵占千餘畝連日互相告爭今若不查成法蕩盡臣僅爲十事伏乞裁議施行

一查侵占以復牧地欲將主事黃清查過之數履畝丈量就今伐石立碣高築封堆永爲遵守 一定種額以責成效查得本寺先年清出牧地三千七百六十二頃一十七畝三分清深二苑見牧種馬并駒騾合三千九百一十七匹頭總兩苑所牧不及一苑之數合無於清河苑定擬二千一百匹深河苑定擬一千九百匹倒失者買補齒老者變易不許

拖欠以虧額數永爲遵守 一酌時宜以定軍牧欲查將兩苑各戶上中人等每五人爲伍共攢一槽領養騾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撥與餘丁五名貼養遇本槽種馬倒死及虧欠駒子十人均派賠補一則杜其抵換盜賣之弊一則寬其賠補價值之難 一沙汰駑馬以易良種欲查將兩苑種馬齒老瞎癩及瘦損飄沙并駒子縮小短促者估計時值令本軍變賣價銀納官其種馬照依今擬定數目缺少者動支相應銀兩轆前馬價定買四尺以上兒騾馬匹務足額數驗印給發永爲種本 一除均徭寬賠補以免逋逃查得本寺及監苑歲用銀兩通共五百二兩三錢但各軍餘丁多係養馬身役每年輪當寺廳監苑力差貼併供食輪當小甲倒死虧欠買補馬匹是以一人之身當此重併之役故逋逃日衆虧欠日多至於倒死馬匹查係年老及有臙息偶患急症者係兒馬令本伍十人均派銀七兩騾馬五兩各納官轆銀買補係別項倒失者仍追補還官騾馬寬爲二年一駒虧欠者追銀三兩連生兩駒者將一駒准抵後虧欠數 一置馬廐時聚散以保蕃育查得兩苑軍餘率皆依山近水任意住牧日夜不收至於秋冬水冷草枯風清峭寒往往生

病倒死合無將追苑軍餘各照本伍夥蓋廠房以遠就近以寡就多俱令四月以後日出撒放日入收回自十月以至三月俱令各伍攢槽喂養逐日點聞如有瘦損比較罰治一定儲蓄以便秣飼擬力差以免重併臣查得二苑軍餘九千九百二十名前定擬種馬四千匹每千匹正養貼養法當用軍餘二千名通共八千名監苑應當力差人役歲用二百五十三名餘贖空閑一千九百二十名除一千名每名納銀五錢備買馬價餘九百二十名應當力差如此則差徭不至重併儲蓄有備而馬匹必至壯長矣 一清查逃絕以免缺伍臣查得自永樂四年開設監苑充發恩軍四百六十餘名今該監止實在恩軍三百一名卷案既已不存清冊又無填注以致軍伍空缺領牧乏人乞敕該部查將原充發恩軍及草場地畝種馬各額數清冊發下本寺查對仍限一年一造永久遵守 一張設官吏以便點視承行大抵欲照陝西事例量復寺丞一員駐劄永寧監督令監苑等官點開馬匹主簿廳吏典守撥給一名承行如此則任官有督責之効職官無代吏之嫌矣一時俵給以存種額朝廷設立監苑正爲邊方緊急聲息俵給騎操之用但騾騾本常存則

孳生有地齒歲不及則騎操易損二者乖爲馬政之蠹也查得嘉靖九年義州報到聲息一時缺馬騎操遂將該監種騾兒馬一概俵給後雖買補頂補終難齊一合無今後自定擬種額之後駒騾必待四歲以上方許俵給騎操不得將種馬一概俵去奪種本以救目前斷羣牧以求蕃育計之左而謀之拙斯馬政之所以不振也

填實遼東軍伍奏

明巡撫都御史王之誥

其畧曰遼自頃歲異常災變之後人民死徙殆盡又北虜幸災乘虛侵掠遺子殘黎死於兵燹者又不知其數以故所在城堡處處空虛每一大城之中舊有數千百家者今寥寥百十家而已一大堡之中舊有百五六十家者今荒涼七八舍而已村落邱墟蒿萊滿目蕭條之狀不忍殫述又有城堡而無人民即有金湯之固誰與爲守也有營伍而鮮士卒即有韓白之將誰與爲戰也夫禦戎之策戰與守而已今兩無足恃則豈可不爲寒心哉謹冒昧上陳而惟以填實空虛城堡爲說

一申明勾補事例照得本鎮各營軍伍十分空缺不得已將各官下舍丁各軍下應差餘

丁與寄籍人戶舊數搜括編補軍伍尙不足三分之一又先年因廣寧鎮靜堡缺軍議先召募五百名前屯按馬堡召募二百五十名遼陽濟河堡召募五百名每名給與廬舍銀五兩召募二年之上至今不滿百人雖因邊操危險人不樂從而人丁之消耗亦自可見矣故今日空缺軍伍舍清勾之外更無別法可以充實者但清勾之政因循日久建議者以爲常談奉行者以爲故事而州縣官吏又復通同里書多方掩沒以見在爲挨無以活戶爲故絕移甲作乙更張作李尺籍漫漶至不可徒有清勾之名畧無解補之實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吉澄條陳該兵部覆議題奉聖旨不爲不嚴但各省清軍衙門利害不切己身視爲末務亦未見勾解前來本鎮既已無人頂補各省又不僉解軍伍何由而能充哉臣愚以爲此責成不專之故也乞勅該部再加酌議上請將各省撫按官特加聖書明白開載本鎮急缺軍伍緣由責令各嚴督清軍等官將本鎮逃絕軍人照冊逐名清出拘連妻小勒限差人解發前來着伍補役取衛所收管繳照每年終各撫按官將勾解過軍士姓名造冊奏繳清冊送部查核仍照原議清軍官以十分爲率不及八分者聽巡按衙門

指名參治若巡按姑息不參聽該部徑自叅奏施行三年之內清解完足方許繳勅如此責成既專奉行自謹勾解當有實效而營伍不患其不充矣

條議

明分守道右參議張邦土

一加糧銀以免逃移照得遼東軍人節年荒歉貧已到骨今雖稍蘇如病初起厚加培養始克自立使其衣食不足誰肯埒足以待斃耶今每軍月支銀二錢五分止糴米斗餘僅足十日之用十日之外又將何資况數月不得支耶此既不足使隨營以出得支行糧猶可濟也而每軍日支米一升五合籩出糠粃僅足一飯之用一飯之外又將何資况數日不得支耶軍士逃避士馬殘缺營伍空虛率以此故合無特爲題請將年例主客銀兩依時查發而二錢五分之外或再爲增添庶衣食可充而逃移可止矣

一厚哨望以便進止照得冒險深入偵探賊情者責在夜不收孤立登高瞭望風火者責在臺軍二項軍人趨避不及則傷於達賊鋒鏑之下傳報不的則斃於將領箠楚之餘勞苦險危比之他軍不同而糧賞須比諸軍加厚乃可以責其出死力以濟吾用也今日糧

亦祇二錢五分分毫無加厚饑餓切身安望其不避艱危盡心探險所以偵探多不實烽火多不明防禦失策進止多舛地方失事多由此輩不盡心力之故合無特爲題請將夜不收臺軍日糧加倍開支庶恩結於苦戍而哨探可得其力矣

一嚴清勾以實行伍照得洪武年間因遼東二十五衛軍士不敷故於天下十三省編發填實間有逃者各衛遞年造冊送部轉行清勾但人畏遠戍營求買免里老書吏因而隱匿更改其各該清軍衙門又視爲末務是以累經清勾未見解報

以下與王之誥
條議意同不錄

一處馬騾之價訪得各驛軍士貧者居多供應公差之費已爲不貲而又責之買馬其何以堪此所以日就逃避而不復返也查得開原撫順二關每年貢馬一千五百匹舊例給軍騎操率皆瘦小不堪實用合無於內撥五百匹每匹估銀二兩着給開原馬市官及撫順備禦官召人易買一年可得銀一千兩酌量驛站衝緩人力厚薄分發高平小凌河沙嶺三驛各九十兩連山盤山東關三驛各八十兩高嶺沙河曹莊牛莊十三山五驛各六十兩杏山閭陽鞍山沙河撫順四驛各三十五兩虎皮營懿路二驛各二十五兩每軍領

銀五兩收買臙壯騾一頭赴該道衙門驗印去差則價出自官而貧軍免買馬之費矣

一復協助之規查得高平沙嶺盤山連山杏山一切衝要驛遞先年因爲人丁不敷差役大累該本院題准將金復蓋偏僻驛遞軍役及海錦等富庶衛所軍夫撥幫各有定數輪年分班協助復因各軍狡猾不肯往役告幫每軍出銀五兩解送該站以爲租雇之費今將前銀拖欠不行追解者累年矣欲驛遞不累何可得也合無遞行各站將原題幫助驛軍及衛所軍夫數目查呈各該管寺道着落該衛掌印官遞車妻數拘解照依舊規輪班應差仍取的當保領如遇逃走責令拏解如掌印官隱蔽從重罰治

一酌量緩急以序編派各衛人丁消乏財力不敷連年清審軍徭不問緩急照依舊規一概編派以致緩事空占人丁急務反無供納用度不充多由此故如所謂陞官糧者軍人獲初除伍責令所代耕認納如所謂樣田糧者乃昔年屯田餘剩分行官旗召佃納糧又如原無田土包納上倉以供軍儲有所謂巡撫米者原因免操令其包糧每年上納有所謂變易糧者原係屯軍以補馬軍所遺田糧分給所人代種替納有所謂抵補糧者求

其初制隨事設法以充原額意非不善也但今人多逃故地皆拋荒本分正糧年節不完此等浪派在冊止存虛數又如修邊修倉歲派有人分毫不上一遇修葺起調槩衛則此輩亦徒存虛名而未得實用者也昔年富庶有此無害於今凋瘵之秋拘泥取盈所以反將急用者而缺派也合無今次審編儘清出人丁先派急務如局匠審夫牢禁柴薪之類既已穀數然後以次編派修邊修倉等項不能及數而止其前五項田糧人丁尙存者照舊分派如果不敷暫行停止以俟他年繁盛再行修復則緩急有序而事可漸舉矣

一專任所官以便催辦查得兩苑並戶部及各寺道衙門答應官員或賚奉文冊或差委公幹皆所當用事不可已但舊以千百戶官充之亦以其官卑事簡可以借用殊不知衛中事務勾補追徵全賴此輩蓋彼稔知所管人戶眾寡貧富人不能欺如州縣之里甲然自不可缺近年求充答應之官而以旗舍代之或委別所官旗兼代數印衛官以上司之故不敢責求各官倚上司之勢不肯幹濟旗舍以卑冗之役人不畏服兼官以隔別之遠事難就緒以故逃故之軍多不補差糧之徵多不完百事廢弛職此故也合無今後戶部

及各寺道答應官員每處不過八員俱在空閑指揮鎮撫等官取用十百戶盡發該衛供職審編之時俱令此輩在前舉報如有徇私隱庇發生贓事參治

一議處賞宴以蘇困苦案照先年刊定徭冊各衛有公宴貢夷酒席銀兩及副總兵燒荒撫夷鹽米每年用費固雖不多當此凋殘勢不易辦及撫順關撫夷布鍋等項原以蓋州等衛葦炭銀兩解用比因役處連遭搶掠追徵不前往以庫貯前項挪借終屬不便查撫順關夷人進貢馬匹原議給發無馬軍士騎操今照各夷貢馬皆老病不堪中間雖有一二稍可者領去旬月亦便倒死其不堪者無處發落只得責令堡軍自出草料喂養至倒死官追皮贓銀六錢軍既受累官無實用若使夷人都貢好馬又似與犬羊爭較小利以阻向化之心合無本院特爲題請將貢馬驗收後臙壯高大者照舊給發與軍騎操其老瘦者解至遼陽赴太僕寺或分守道定估價值召人買用屯人貪其價廉買去猶可騎坐以一年驗馬五百匹計之可得銀一千餘兩是昔者委之壑而今則貯之庫也以供宴待以充撫賞則貧人可免追納官庫可免挪借爲益亦不小也

條陳遼東八事疏

明巡按御史李輔

其畧云題為條陳邊務以隆治安事頃巡遼東自惟叨一方耳目之司所以咨地方生靈休戚之故與邊孺利害之因以達於宸衷以議於樞要者固臣之職事而况遼鎮為畿輔藩籬積衰之勢已非一朝安攘之謀所當速講者也故入境備加詢訪凡臣聞見所及無不可為痛心酸鼻者謹條為八事如蒙勅下該部議覆施行地方幸甚一曰修邊牆一曰併游兵一曰實要地一曰飭器具一曰恤軍士一曰給糧餉一曰廣儲蓄一曰明賞罰按此奏萬餘言具載明全遼志茲不備錄

建言疏節略

明御史陳思謙

遼海延袤千里地高氣寒水甘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郡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並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繁盛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

戡定三城疏

明御史曾銑

頃者廣寧遼陽二城軍士變亂其根因情狀前疏已言其略矣臣參議遼陽軍變事因有激心實無他又該兵部覆題地方事情止遣大臣查勘凡諸進言興兵征剿之策一切不用是於人心惶懼之秋爲平定安戢之道誠宜如此不然則沮脅從者自新之路矣况兵凶戰危未可輕試觀諸往者大同之禍起於制帥之喜事成於用兵之寡謀遂致智勇俱廢卒無成功得失昭然監戒不遠奈何逆軍無忌自棄生成一聞大臣將來互相鼓扇既約閉二鎮之城以要赦又欲援大同之例以需賞假洗城之說爲聚眾之謀布妖言以惑人心攀重囚以爲謀主是數逆軍者其始也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其既也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臣竊思之一成而不可假者國之法也難制而易於縱者人之情也苟上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放縱之情往者陝西之軍變未幾而復有大同之變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有殺總兵之變說者曰李瑾之變所以處張文錦之變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行矣而法或未盡蠢茲小醜習於耳目所以撫臣一旦乖方而軍士之騷動肆起凡以法不足以懾服而人情日流於

驕悍故也今者仰賴處置得宜開諭明切故首惡就擒邊境之危殆者已安人心之動搖者咸定此誠諸鎮觀望之候也臣愚以爲祖宗立法所以讐服姦兇今諸鎮之軍不數年而亂者屢起此豈法之不善哉抑亦議法者之未盡爾夫明罰勅法者先王之道也小懲大誡者小人之福也伏望皇上燭後慮遠拔本塞源重春秋無將之義嚴臣子大亂之防乞將臣言議行惟據兇逆之原情以盡律例之長法至於應參職官悉從重究則威行於恩外威振而恩益深仁盡於義中義明而仁益篤動切事幾之會潛消奸究之萌地方永保無虞矣

發帑救荒疏

明御史周斯盛

臣照得遼東地方三面距邊一面瀕海商賈舟楫未通往歲秋成粒米豐稔既無外省之移足充本鎮之用故地方號爲富庶而人家不事儲蓄間有一二災傷尙可自活自嘉靖三十六年大水以後一望成湖子粒未獲遠近居民家家缺食鬻妻棄子流離載道入冬以來日甚一日斗米值銀五錢且數日市無販糴民逾窘迫始則掘食土麩繼而遂至相

食壯者肆行劫掠無所顧忌法禁不能止積孳狼籍不忍見聞臣叨巡茲土寢食靡遑盡括公貯平糴穀粟煮粥施賑但邊方庫藏素無蓄積所濟不足以當百分之一今東作之時阡陌蕭然既鮮牛力又乏子種生全之望已屬無期况屯糧力役之征幫軍買馬之費追併巖急竟使枵腹待斃情甚可憐本鎮兵馬素稱可用近因糧賞久欠調征頻煩已有積弱之漸加以歲之饑饉供應不敷死亡逃竄無日無之計一營不及原額之半而馬更少沿邊戍守十存一二使之奔走服役亦不能前而况資之以爲戰守哉昨該臣等題請加添月糧折色荷蒙皇上俯賜允給全遼軍民不勝感戴但饑餒至極給發未多一軍所領不足以爲旬日之資嗷嗷之眾日見倉皇號令爲之不行夫軍所恃以爲生者應得之糧賞戶丁之供幫耳今上不能仰給於公下無所資助於戶相繼逃亡勢所必至屯妨耕種之期路有劫奪之梗緩急之際誰復爲用况此地寒不生麥夏初始種秋半始穫若穀則更晚矣計其餬口之日尙遠若非破格拯救恐未能有濟也且天下之事圖之於未形則力易而費省救之於已著則費滋而力難以是孤絕無援之地釋今不爲之處使饑餒

填乎溝壑逃亡盡乎什伍乃從而招募爲費何如收之於既渙扶之於既頹爲力何如矧外患熾於憑陵內禍起於急迫尤有不可言者則將何以處之臣極知帑藏空虛委難處辦但前項重情勢在燃眉誠有不能已者伏望皇上軫念全遼爲畿甸左翊關係甚重邊方赤子困苦已極時日難待救下該部從長計議速發帑銀五六萬兩星夜差官解運前來聽臣等酌量分發賑濟以救倒懸之急仍將軍士歷過糧賞查數給發庶幾生全有望戰守可資人心恃以相安重鎮賴以永固矣

根本形勢疏

順治十八年

清奉天府尹張尙賢

竊維天下大勢京都者猶人之腹心盛京者猶木之根本也今腹心久已壯實根本尙然空虛臣繪圖進呈爲國家久遠之計若及時料理民雖稀少尙可招聚地雖荒敝尙可墾闢各處城池雖已傾毀尙可經營如遷延歲月民不撫綏則愈少地不料理則愈荒城池不照管則愈毀非所以壯根本而圖久遠也臣叨任奉天在遼言遼請備陳盛京之形勢自興京至於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州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以外

而言河東北起開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莊乃明季昔日邊防自牛莊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順轉而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綠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略也河西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連山檜州杏山松山錦州大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海所爲一條邊耳獨廣寧一城南至閭陽驛十山站右屯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朝新插之邊相去數千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至三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邊海以觀之黃沙滿目一望荒涼倘有奸賊暴發海寇突至猝難捍禦此外患之可慮者也以內而言河東城堡雖多皆成荒土獨奉天遼陽海城三處稍成府縣之規而遼海兩縣仍無城池如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流徒徒諸人不能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僅老死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錦州廣寧人民輳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料理地方何如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腹裏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頽垣沃野千里有土無人全無可恃此內憂之甚

者也臣朝夕思付欲弭外患必先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先充實根本萬年長策不可不早爲之圖是以敬陳愚慮伏祈睿鑒

防河事宜奏

靳輔紫垣

治河之道必當審其全局將河道運道爲一體徹首尾而合治之而後可無弊也蓋運道之阻塞率由於河道之變遷而河道之變遷總由向來之議治河者多盡力於漕艘經行之地若於其他決口則以爲無關運道而緩視之殊不知黃河之治否繫數省之安危即或無關運道亦斷無聽其衝決而不爲修治之理矧決口既多則水勢分而河流緩流緩則沙停沙停則底墊以致河道日壞而運道因之日梗是以原委相關之處斷不容於歧視也今若不察全局之情形事勢而因循故事漫爲施工則堵東必西決堵南必北決徒費時日徒糜錢糧而終歸無益豈惟無益將河患日深而莫可救藥矣何也黃河之水從來裹沙而行水大則流急而沙隨水去水小則流緩而沙停水漫沙隨水去則河身日深而百川皆有所歸沙停水漫則河底日高而旁溢無所底止故黃河之沙全賴各處清水

併力助刷始能奔趨歸海而無滯也查今日河身之所以日淺者皆因順治十六年至康熙六七年間所衝之歸仁隄古溝翟家壩王家營二鋪邢家口等處各決口不即堵塞之所致也蓋歸仁一隄原以障睢水并永堦邱家白鹿諸湖之水不使侵淮且令由小河口白洋河二處入河助黃刷沙者也自順治十六年歸仁隄衝決之後睢湖諸水悉由決口侵淮不復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二處逆灌停沙積漸淤成陸地至康熙六七年間各處大水黃淮并漲而王家營邢家口二鋪等處衝潰矣淮漲而古溝翟壩等處衝潰之後淮河之水由高寶諸湖直射運河衝決水潭下淹高江等七州縣之田者多而赴清口入黃匯海者少河淮兩水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墊日漸淤高從此由遠至近由外至內河沙無日不停河底無日不墊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并淤矣迨康熙十五年間各處又復水大黃淮又復并漲清口以下之河身既高不能奔趨歸海而睢湖諸水又合淮水并力東激以故除古溝翟家壩等原衝九處之外又將高良澗版工衝決大小二十六處高家堰石工衝決口

大小七處諸水盡由各決口直注運河加衝清水潭三淺等處各決口下淹七州縣之田而涓滴不出清口黃水又乘高四潰衝決于家岡等處又復灌入爛泥淺將武家墩版工衝決五十丈入故明所開之廢河歷楊家廟會合淮水直奔清水潭其武家墩上流刷成大河寬一二百丈不等又分一股入洪澤湖由高家堰石工決口會淮歸并清水潭而於各舊決口之處則又浸淫四漫較之以前勢愈分洩以致下流更淤而河身之高墊更不可言矣查自清江浦至海口約長三百里向日黃河水面在清江浦石工之下今則石工與地平矣向日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今則深者不過八九尺淺者僅有二三尺矣黃河淤運河亦淤今淮安城堞卑於河底矣清口與爛泥淺盡淤今洪澤湖底漸成平陸矣尤有堪虞者現在河身既已墊高而黃流裹沙之水自西北萬里而來晝夜不息一至徐邳宿桃等處即便緩弱散漫臣目見河沙無日不加積河身無日不加高若此時不及早大爲修治則不特洪澤湖漸成陸地將南而運河東而清江浦以下淤沙日甚行見三面壅遏而黃流無去路矣夫以萬里遠來浩浩滔天之水竟至無路可去則勢必衝突內潰而

河南山東二省恐俱有淪胥沈溺之憂彼時雖費千萬金錢亦難以尅期補救臣是以謂今日修治刻不可緩也但既經修治則必使無旋修旋圯之虞更必使有可行可久之道始爲有當臣逐細籌酌其間修舉情形有必當師古者有必當酌今者有須分別先後者有須一時並舉者總以因勢利導隨時制宜爲主臣謹備採衆論詳加斟酌將應行事宜爲我皇上陳之竊見今日治河之最宜先者無過於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闊一二里至四五里者今者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留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茲欲令黃淮之水盡從此故道入於海必須畧開去路導之使行蓋築隄堵絕用水制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內之新淤外雖版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版沙結成一塊衝刷甚難故必須設法疏浚也如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况用水刷沙即日不必挑浚而束水歸槽則又必須築隄既築隄

矣與其取土於他處何如取土於河身寓浚於築而爲一舉兩得之計也今臣擬於河身兩旁近水之處離水三丈下鍤掘土各挑引水河一道掘面闊八丈底闊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之下注蓋黃淮下注之日中央既有一二丈舊河左右又各有八丈新鑿之河其所存兩旁之地雖屬堅土而薄僅三丈一經三面之夾攻順流之衝洗不待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新舊之河俱合爲一矣又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二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日之舊矣其所浚丈尺計每地一丈掘土六尺即以之挑築兩岸之隄底闊七丈面闊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查白洋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清河縣至雲梯關約長二百里以每一百八十丈科之共約長九萬五千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共計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方其九萬五千四百丈之內有原未有隄者有原有隄而今全無土者有原有隄而今更缺窪須增填者有隄根存土高一二尺至六七尺不等寬三四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者合有無多寡計之牽算約存舊土二方四分通

共約存舊土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六十方須實增土五百四十九萬五千四十方至於取土之處雖以離水三丈爲度然河身有在中央者有折流在南岸及北岸者遠近不齊必須隨地科算總之離隄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其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四工每工照例給銀四分又自雲梯關外以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溼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若不挑浚以導之築隄以束之則黃淮合流出關之際河身既窄而淺兩旁又堅而厚大水驟至不能承受歸槽勢必四處漫溢雖關外之路與運道生民無涉然一經漫溢則正河之流必緩流緩則沙必停沙停則底必墊關外之底既墊則關內之底必淤不過數年必復見今日之患矣臣聞治水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故臣又切切以雲梯關外爲重而力請一例築隄以絕後患惟是近海之隄止期足以攔水不必過於高厚隄底止期寬五丈面亦須寬三丈高止須六尺亦一體照取河心之土築之至於地廣夫多其間恐有偷安苟且情弊必須用畫段丈驗之法以釐之其法容臣預督各監理官量取土之遠近按工畫段每用夫五千

工爲一段編定字號插牌標識其中有原係土地者有更有缺窪須填者有存舊隄之土多寡不等者并隄段長短丈尺之數逐一書明標識於上仍立簿一本一體登記交各監理官即按各州縣協募人夫多寡之數照工撥給隄段令其如式挑築臣仍親臨工所用部臣冀如錫等條議鐵杵杵隙盛水不漏之法不時查驗以別其夯杵之堅否此挑浚海口一帶河身之土以築兩岸之隄必先治下流以導黃淮歸海之計也然下流雖治上面有淤墊之處不及早疏通則高家堰等一帶決口盡堵黃水直下之時難免阻滯散漫之虞查洪澤湖下流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黃流東決黃水逆灌之後將此一帶河身漸淤成陸向之汪洋巨浸者今祇存小河一道矣查工部尙書冀如錫等條議內開清河一帶沙淤之處速行挑浚等語然淤沙萬頃挑浚實難臣再四思維惟有倣照挑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二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俾其分頭衝洗庶可漸漸刷開至於挑清江浦引水河臣止擬離河身三丈而此處議離河身二十丈者蓋清江浦以下係十年久淤之堅土而此乃三年以內

之新淤臣曾帶領夫役掘土試驗浮面一層版土深有二尺下則淤泥尺許淤泥之下又屬版土版土之下又屬淤泥掘深六尺有奇而尙不能到當日之湖底且面層版土雖極堅硬而第二層版土因在淤泥之下反潤而鬆故須離河身二十丈之遠而易於衝刷不久便可合而爲一也惟是此處淤泥既易衝刷而臣亦議開水河者蓋臣目擊面層版土之堅硬恐一時衝刷不開又於他處生變是以不敢不略議導引之策以圖萬全耳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二丈深五尺每淤地一丈掘土二十方遠傾於引水河六丈之外每方用夫三工每方給銀四分此工一治庶淮河下注之時可以衝闢淤泥徑奔清口會黃刷沙而無阻滯散漫之虞矣

論賈讓治河奏

靳輔

賈讓治河三策潘季馴嘗論之矣惜其論之未暢且上策徙民一議但曰民可徙四百萬之國儲將安適乎又曰宋元以前未行漕之時賈讓不與水爭地誠爲上策其言亦未盡也今試即徙民言之攷西漢冀州部所統甚廣又河自龍門底柱東北入海若衛輝大名

彰德一帶何處非當水衝者約計其民當不下數千萬戶蓋聞治河以安民未聞徙民以避河也即欲徙民吾不知讓將徙此數千百萬之民於何地也且河流不常倏東倏西倏南倏北使河東北入冀吾徙冀州之民以避之儻河更東而沖兗南徐而豫吾亦將盡徙兗之民徐豫之民而避之乎使河患果必不可治當水沖之民孰肯知陷溺而不避亦必將不待命而自徙又何待讓之策之也哉故曰讓之策可言而不可行者也夫河流既不常即今日徙民以避之放河北流不過數十年百年未有不徙者在大禹神功之所治僅四百年而商已五遷其國都以避河患至周定王時河已南徙安得一徙冀州之民放河入海便千載無患果爾則是讓之知反過於禹也耶至於多開漕渠便民灌溉變瘠鹵爲沃壤誠善策也然開渠之說止可行於運河之清水不可行於黃河之濁流蓋清水弱而易引濁流強而難禦也惟有堅築徑二三尺小石涵洞以通其流而近則又畏河之沖必須於數里之外爲之然河善淤自古記之通河引灌雖極卑窪之地一過而平再過而高不出數年且深谷爲陵若歲歲開挑出自國則爲費不資出自民則民力勢有所不能故

即不惜帑金多爲涵洞其利不過五六年得僅償費耳安得曰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耶夫河自滎澤而東勢愈大而土愈鬆一遇伏秋出漕泛溢若無堤防束之于兩崖之中以駛其流而刷其沙彼安肯滔滔順軌惟海之是趨故自有此河即有此隄防之制以輔相天地之不及何以徵之禹治冀州首曰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次即曰旣修太原至於岳陽蔡氏注曰禹因繇之功而修之蓋當時繇築隄以障帝都其功未成故禹因而修之其後功成又紀之曰九澤旣陂蔡氏注曰陂陂障亦隄也又今濬縣尙有繇隄然則隄防之作實始于唐虞之時而讓乃以爲近始戰國謂之下策不亦誕耶蓋古人傳世之言有可言而亦可行者如陸贄之奏議元稹之均田圖是也有言之甚可聽而行之必不能者賈讓之論治河是也夫讓之三策已垂之于七百年無有非之者則邱濬至稱之爲古今治河無出此策今臣獨創論而闢之世必競起而駁臣之謬且嗤臣之妄者第治河大事也深恐後世之耳食者不察其失而前人以誤後人後之人又復以之誤後之人故不得不悉舉而指摘之雖然其所云疆理土田必遺川澤之分使秋水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

不迫數語則善矣

論賈魯治河

斬輔

昔賈魯治河用沉舟之法人皆稱之明萬歷間僉事俞汝爲奏議以爲塞決簡便之用無如此者臣竊嘗疑之夫河底淺深坦陷不一惟草柳性柔一經壓擠則周遭充滿故塞決必用埽今以至平之舟底而沉之深淺坦陷不一之湍流則埽根透溜之患必有不俟終日而見者若沉舟之後仍用埽工繼之則所費不資何如專用埽之便而省然以魯之才其成功如是必非孟浪姑試之人因於至正河防記沉思尋繹者累日恍然知魯之沉舟蓋以代壩而逼水非以塞決而合龍也蓋彼時故河業已通流但決河勢大水流多於故河十之八又適當秋漲洄漩湍急埽不能下又其上逼水三隄短弱而勢不支恐埽行一遲水盡湧決決則故河復淤前功盡墮因急沉舟爲壩以逼之所謂搶救也故前則曰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後則曰船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此並舉之三道乃加築前短弱之三隄也迨至船埽四隄并就河勢南流然後塞決耳不然魯於九月七日沉舟而龍

口之合何以直至十一月十一日耶雖然臣以魯於是役也有三忌焉魯自受命以及回朝僅逾半載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無少間斷不恤民力一也築塞堤決正值伏秋用功於河流暴漲之候不審天時二也廢農冒暑聚十數萬軍民於一路不念國家隱憂三也蓋魯惟上恃其君相之信任下恃其強敏果敢之才氣力排羣議犯三忌以成功蓋以之治河則有餘以之體國則不足元史因石人一眼之事竟作以亡元之罪則過矣夫石人一眼之謠是亦大澤中篝火狐鳴之類殆韓山童李芝麻等所爲耳然則元之亡即不因魯毋乃火將然而投之燧耶

生財裕餉奏

靳輔

臣維我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唐虞迄今幅員之廣無如我朝爲最夫地方旣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貫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總總焉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

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收糧一石以什一之制科之每畝徵糧一斗二百七十萬頃應徵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徵本色歲可徵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徵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兩此臣准古證今竊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効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爲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與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者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加多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爲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等項

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尙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直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員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爲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爲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爲首務農事爲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強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益國惜其不過行之一隅未嘗徧爲經畫是以終多荒土後世不得盡蒙其利耳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恆有即治矣類多平原無蓄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澇兩暘稍不時若其年即便失收以

致國賦日逋而民生日困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爲準白圭欲二什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爲財賦之藪故明初年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尙未復三代之一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於平原曠野之間日擊淮徐鳳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幫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卽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於是細爲訪問始知淮徐鳳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爲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田一畝其每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千餘斤稀者有得四五百斤運至城市去運價一半實可得銀

一二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徵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畝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情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牽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耄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又庶人在官如今胥役之屬爲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前歲天下之獲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尚有蓄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不欲安享於光天化日之下而願爲

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釋老之流與夫游民乞丐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絕義滅仁病民蠹國臣竊聞釋老諸書雖旨趣各有不同而其要總欲使人棄捐倫理歸於虛無寂寞之鄉其究至於使天下之人盡爲仙佛斷絕人類而後止嗚呼成仙成佛之說怪誕不經姑置勿論設人類而果有可絕之理何妨任其妄言乎且卽使人類必不可絕而聽其怪誕之說不至殃民蠹國又何妨任其妄言乎殊不知自有天地以來卽有萬物而萬物之中惟人最靈故與天地參而爲三人之有男女猶天地之有陰陽男女生生不窮之道猶日月運行之有晝夜歲時往來之有寒暑也聖人知其然而又慮其雜亂無章爭鬪靡已也是故爲之君以統之爲之師以教之爲之立三綱之道五倫之理又慮其頑而不變也復爲明五刑以弼五教夫如是以天下之民皆知事君當忠事親當孝事夫當順親上死長之道油然而生而四海之大賴以久安長治也不惟是也天下如此其大萬民如此其衆政刑井井尙不可使之有恥且格必待德禮兼施始可化民成俗今朝廷之上方在整

齊而草野之間徧爲鼓惑使天下戴君之心易爲戴佛事親之力移而事僧信其可以懺悔免禍之說而輕於犯法信其可以誦經求福之說而濫爲施財至於父兄宗族鄉黨戚友之間雖升斗之粟些微之資不肯假借而修祠建廟塑像飯僧則雖千百之多揮之如土親疏厚薄顛倒若此而方且自喜其操小祝奢洋洋得意不知所操之小者已去而祝之奢者必不可來而途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往往竄入其中或談經說法或念咒書符或擊磬鼓鐘或遊方託鉢千百成羣悉皆喪其天良以惑此愚夫愚婦究竟姦盜詐僞之事若輩仍無所不爲即有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亦正如不肖子弟舍六親而隨匪類不亦大可悲乎至於乞丐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丐大半皆屬壯夫手齋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丐頭其孤貧口糧但係丐頭領出與蠹役分肥不得充實於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凶慶弔之事必先喚丐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羣丐立聚其門撒潑呼號無

所不至而城市開張鋪面之家羣丐亦不時橫索恃其污穢百端無狀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其所得之銀錢半爲本丐醉飽街衢而以半奉丐頭是以富庶地方之丐頭類皆各擁厚貲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將良家幼童子女暗地拐去或折其肢體或去其耳目畜養長大以接續其衣鉢者言念及此殊堪痛恨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翦絡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爲者耶韓愈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此正指佛老二氏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佛老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土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土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土工賈而土工賈亦止須食其三分尙可餘半分以爲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爲佛老加以乞丐游惰之中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矧佛老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土工賈固已非若農民儉約而其營

造之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土工賈焉夫佛老無神輸鬼運之術也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爲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土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向之土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餒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衆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攸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爲早圖耶圖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遍處皆係沃壤然後準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爲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增永免司農仰屋之歎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查臣前任安徽巡撫之時目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效等事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開濬溝田等因詳悉陳奏蒙皇上勅

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尙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做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酌量更改而亟行之且此法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歷淮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未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患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爲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然此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見有無窮之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爲我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現在拮据河工尙且日虞隕越何能任此創舉繁難之務然臣身受皇上浩蕩洪慈淪肌浹髓臣即肝腦塗地亦不足以仰報萬一又何敢畏難避勞以負皇上知遇之

隆恩也倘蒙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陽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受食督令墾土挑溝引水滋溉並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展轉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爲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國家旣於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爲請者蓋臣年將五十目昏髮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爲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蒙皇上俞允准行容臣另疏題請其所需墾本五十萬兩臣不敢請

動錢糧查臣先於敬陳經理河工第七疏內請令武生納監已經部覆允行後因奉旨治河著動用正項錢糧是以此例未開今若仍開此例約可得墾本一半其不敷一半臣請於第四疏內撥足濟用又六年以內展轉經營之時雖有每歲所收米石然亦必得有銀兩兼用方爲有濟此項每歲所收之米代江浙等省兌運漕糧而令江浙等省將應徵糧米照時價改折徵銀以濟加墾之用又五府州屬一切地畝除見有水利并膏肥賦重之田俱聽其仍舊毋庸更議開溝止將無主荒地并有主荒地以及有主糧輕瘠地隨便開成溝田之後即量給開墾之人永遠爲業而有主荒地瘠田則俟濬成溝田規模既定之日仍行給還爲業照什一之稅徵納錢糧其規模未定之前凡民間應納額賦俱於經理案內代爲辦納如此庶人人情願樂趨而功效易於速見矣至其間更有未盡事宜應俟果奉俞旨允行之後容臣另疏逐一題請此生財經常之至計誠足民足國之本謀也

整頓河防事宜奏

雍正十二年
節刪

高斌東軒

范公堤逼臨江海爲鹽場藩籬年久多殘缺計六萬四千一百三十八丈請按相距里程

設堡夫三百五十六及時培修汎官稽其勤惰又宿桃中河安清中河宿虹外河山安揚河海防江防等廳前經河臣嵇曾筠等題准分畫所轄界址更正銜名關防其各河營守備與廳員同汎協防請一體更正

印議如所請

籌辦疏通黃河奏

乾隆元年

高斌

黃河南岸徐州府碭山縣之毛城舖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之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州睢寧縣之峯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爲患查毛城舖原有洪溝巴河二河爲減洩黃水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舖口門之處將舊有之蔣溝河疏通祝家口潘家口等處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流下注則永城碭山一帶均無淹漫之虞至王家山天然閘減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橋至永堦集間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浚又峯山減水四

開歷年既久自開塘以迄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一併估挑

又奏

淮揚運河自清口至瓜州三百餘里其上源係分清口洪澤湖之水入天妃閘建瓴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以達於江惟藉東西兩岸一綫漕堤以爲防固請於天妃正越兩閘之下相距百餘丈各建草壩三草壩之下酌建正石閘二越河石閘二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三重重關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洪湖之異漲可禦運河之水勢可減再查湖水三分入運七分會黃其山旰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壩原以宣洩洪湖異漲今運道無虞高堰大堤堅固將來非有異漲二壩斷不可輕開使清水全力禦黃高寶諸湖所受之水循軌入江不至泛溢下河則高寶興鹽等州縣民田可免洪湖洩水之患

按此二奏上均議行會夏之芳等先後條奏上命王大臣會同高斌趙宏恩詳議御史甄之璜等復奏請停毛城舖工程上諭云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令該督撫總河妥議疏濬河道已經議行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連名陳奏以爲未便今據高斌等來

京進呈河圖奏稱毛城舖減水壩原因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爲患是以前河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來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是現在毛城舖濬河乃因毛城舖壩以下舊有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舖之壩也况減下之水紆迴曲折六百餘里經由楊疇等五湖爲之停蓄一入湖邊即已澄清從無挾沙入洪湖之患亦無洪湖不能容納之虞又豈至如夏之芳等所言危高堰而妨淮揚之運道民生乎

與直督孫家淦總河顧琮會勘直隸河道疏

乾隆六年
節刪

高 斌

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堤一道並無遙堤重障又內逼運河唇齒相依運河南岸雖有縷堤卑薄不足以資捍禦請將運河南岸縷堤通築高厚作爲黃河北岸之遙堤更於縷堤內酌建格堤九道又江都三汊河爲瓜義二河口門江廣漕鹽船必由之要津但瓜河地勢卑不能蓄留淮水引入儀河請塞瓜河舊口門改向洋子橋營房迤下另挑越河以減淮水入瓜河之分數則儀河可以分流

刷淤濟運並塞瓜洲廣惠閘上之舊越河於閘下另開一道由城河西行以會閘河則水勢均平於運道更爲便利又請將鎮江運河南岸埝卸埽工改建磚工又奏籌永定河事宜惟在使尾閘通暢請於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開爲引河下接大清河之老河頭上接鄭家樓水口挑去積土所挑土即於北岸廢埝之南圈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亦量爲接築以遏南溜其下口河唇隨時疏通至上游應籌分洩之道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各增建三合土滾壩一由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南岸郭家務舊有草壩亦應一律修築如式

陳黃淮二瀆水誌疏

乾隆十一年

高斌

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爲準則今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爲準每年水勢較此尙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勢之大小至各處閘壩開閉則應以就近石工一定不易水長之尺寸爲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堤可驗清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定準則驗度啓閉在工

人員皆得遵循無誤如黃河南岸洩水門戶則有碭山縣之毛城舖壩王家山之天然閘
睢寧縣之峯山四閘毛城舖壩應以徐城石堤連底水長至七尺爲度即行開放秋汛過
後至九月初一即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現有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洩
水尤多今應止留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營河頭應改爲倒勾從前
太順之口門堅築草壩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堤連底水長至八
尺爲度即行開放水落堵閉不必拘定日期峯山四壩在徐城之下非遇異漲毋許輕開
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則有宿遷縣之竹絡壩清河縣之王營減壩安東縣之馬家港竹
絡壩口門應收窄二丈止留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束黃二壩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於
十月內東省煞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即行堵閉王營減壩應照乾隆八年
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開放馬家港與此一例毋庸常時開放至於清水則以洪澤一
湖爲灌輸蓄納之地水弱則不足禦黃濟運水大則高堰一帶工程受險其洩水之處山
盱三滾壩外則有盱眙之蔣家壩南北天然二壩蔣家閘應酌定以洪湖水長與山盱南

壩相平始令開放南壩一不過水即行堵閉天然南北二壩應酌量於南滾壩過水三尺之時始將土壩開放俟南滾壩一平即行堵閉又運口分淮入運爲淮揚運河三百里進水之源不過藉以通舟濟運水勢原不宜過大其草壩口門應酌定以四尺爲度二壩三壩亦照式收小至南壩壩墩應照北壩改做磨盤式以便重運挽行出口

疏入議行

謝頒遇變諭旨陳言奏

蔣攸銛穎芳

昨歲季秋之事莠民倡亂非復人類雷厲風行神人共憤立殲首逆旋殄邪氛於是感天祖之垂佑敕威愛之並施推本乎實心實政而曲加軫念於官民交困之由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回環踴誦跼蹐靡寧自恨才識庸淺無以仰答高深竊思盛世之民地大物博生齒日繁以致難於家給人足固非如前代事事取資民力賦役煩興之困也今之州縣固有彌補有攤捐有民欠然爲牧令者果其勤聽斷緝盜賊束胥役寓撫字於催科則善政得民心百里之內必有自然之利以贍之再能制節謹度量入爲出公私皆可不廢亦非復供億累萬賄賂公行之困也皆由表率不肅以致吏治不清吏治不清以致民風日

敝凡所以激勸維持培養良有司以培養斯民者全賴督撫兩司之公正明斷而去民較近察吏最親承上達下以佐督撫等耳目之不逮則道府之任更專而知府爲尤要亦惟知府爲尤難蓋同一府也此縣之情形不同彼縣均一縣也彼鄉之習氣不比此鄉其茫然不知者無論已真能知之而積重之勢既恐無其才有其才矣而掣肘之情未必獲於上是外任官莫難於知府且今日之府道即異日之藩臬督撫也知府得其人而上司假以事權則州縣必無濫竽之患知府非其人而州縣無所準則督撫終多隔膜之形其知府之持正者或洵陞本省大吏固可爲此邦官民之福若知府之趨時者而爲本省大吏亦倍貽人心風俗之憂是外任官莫要於知府此臣服官三十年心焉數之歷歷不爽者但大僚固屬吏之源而京員尤外官之本天下之道府由牧令起家者十之二三由部院外擢者十之七八誠以司員者可以持進退准駁之衡俾之練習日深通今不致於泥古然後敷施有本坐言即所以起行臣前官翰林時見部院官公議尙明每遇京察之年某部院應保某某員衆口僉詞迨薦牘一出果相符合今之各直省封疆大半皆此其選聞

近來部院司員輿論無可揣度實因卓著之少其人此非今之人必不昔若也亦非部院大臣不願拔其尤也推原其故一則滿員之廕生太易一則漢員之捐班太多廕生類皆英俊吏事當有家傳然較之中書筆帖式一二十年繕本立稿循序而進者其歷練之淺深甘苦迥別捐班未始無人才川運例即有六部司員而近年獨形冗雜者則以屢次捐例人多充塞之故名爲學習不過循分行走隨同畫稿即可無所短長堂官難以甄別非比府州縣才質庸劣者可立見其短也而郎中一經得缺按資試俸不出十年截取外選即任道府方其在部之日占缺繁多既使正途出身者淹內轉而成頽廢其捐班中富豪子弟用度奢華尤使正途出身之司員耳濡目染日爲轉移講求服食起居任意揭借利債迨至一麾出守欲顧操守而不能雖有美材皆成棄物其關係實非淺鮮可否敕下部臣於分部之廕生捐納各員隨時考核其於部務不甚相宜者即奏明以同知通判遞降外用分發各省差遣歷試冀可漸供器使而各曹各缺庶不至日形壅滯矣又數月以來疊奉諭旨諄諄嚴甄別以澄汰衰庸減處分以保全幹吏所以爲地方人才計者無微不

至第恐汰去之而後來者猶是等倫保全之而進用者不無冒濫究無以仰副勤求治理之盛心臣愚昧之見今之才守克兼沈於下位者不乏其人似當敕令公正大臣選擇聲名較優之員多爲保薦恭候聖明鑒別擇其名實相副者遞加超擢使之分布中外以收連茹彙征相觀而善之益由是而藩臬道府人人稱職效能下以爲州縣之表率上以爲督撫之始基賢者日進不肖日退爭自赴於釐工熙績之途吏治蒸蒸日上和氣致祥自必豐年屢告民生裕而民志寧也抑臣更有陳者任事之與專擅有義利之分若一人毅然任事即以專擅陷之則衆口可以鑠金人人樂諉以苟全矣協恭之與黨援有公私之別若兩人同寅協恭輒以黨援目之則立異可以遠嫌書吏得乘機而舞弊矣此近今之積習使然誠如聖諭依違遷就而不竭謀盡力以實心行實政者我皇上燭照無遺權衡悉當是在爲大臣者力除此習不論人已而祇論是非耳至於翰林固屬詞臣而閣部顯要多出其中侍讀內廷責任尤重自當崇實學抑浮華養成明體達用之才不必專以文章課殿最科道爲朝廷耳目之官如果實心盡職則地方大吏之優劣得自輿論者爲最

詳其有識見卓越才品清正者似當由京堂而擢卿貳與翰詹衙門參用以廣儲才而各部院保送御史亦當加意慎選出具切考不得輕以平庸充數總之有治人無治法而用人之道因才因地因時人無求備而懲貪者不可宥其瑕政在集思而職要者弗可撓於衆臣力小任重勉供職守未遑何敢爲芻蕘之獻然欽繹訓謨而僅以膚詞奏謝更覺於心不安茲因奉到恩賞墨寶感奮惕厲謹瀝下忱敬陳管蠡伏乞睿鑒

與遼東巡撫諸公書

明陳 綰

夫遼東之荒極矣敝關切近觸目劇心愧不能上鄭俠之圖亦嘗抱隣父之憂竊爲議之今之所謂救荒者非請發內帑乎非悉發官廩乎非勸借富民乎夫請發內帑大工鼎興司農告匱年例外不能多發矣悉發官廩遼之廩庾所積幾何勸借富民自霖雨壞蓋歲外國掠屯堡富者轉爲貧矣今之所恃惟關西糴買一節耳然薊永歲本不登加以沿邊糴買軍餉其資遼東者所謂以升合之水救涸魚也近以薊永米少遼人糴買者多則有商販轉市山東之粟自天津等處下船徑抵豐臺鎮遼人有力者從此轉搬無力者止赴

山海攜數十百文覓升斗於商販之手夫米價已騰貴加以展轉接買大者驢馱車輦小者背負手提盤桓中途計車脚之費浮於米值亦止可達廣寧以西耳遼陽以東不惟隔三岔河而平陸溝渠車牛莫達其所仰給者惟金復等處及黃山一帶些須之產而關西之米踰河而東者絕少夫轉運不通糴買無從則米價日增雖月散數金無益也說者以爲海禁少寬使天津直沽之船不抵豐臺鎮得抵三岔河不惟廣寧以西可濟而遼陽以東豈至踣斃如今日哉夫救荒如救焚溺海禁固不可弛然與活遼東千萬人旦夕之命孰重夫從權以濟一時之急而年豐禁復如故是從權以活千萬人之命而禁復在也夫遼鎮之隸山東者本以通海道也成化以前禁例未行文移往來花布鈔錠解送皆取海上捷徑故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自禁例一行公私船隻盡廢究其所以不過杜絕逃軍之路又或以爲泛海恐引外寇也夫欲絕逃軍惟嚴盤禁若倭寇自劉江望海碣之捷其不至遼東者且百餘年就慮其至不過遠哨望謹烽火而已即如江南時有倭寇豈能使江海之間不行隻艘乎此所謂失火之家不火食之計也嗚呼使遼境時和年豐道路無梗

則可萬一山海寧前咽喉一線之地少有隔阻則遼境不孤懸絕域乎即今盜窺衢路轉輸萬難則咽喉之不塞者直一間耳其可不爲寒心哉且登萊二府去金復等州不浹日而至考之會典正統年間登州衛猶存海船三十餘隻海道既廢船亦無存夫登萊阻山依海商賈不行其地有羨粟而不厚售設若少寬其禁使金復之人得以泛海貿易則一葦航之而遼陽以東皆可獲濟其與廣寧以西輦輸關內之粟者勞逸奚啻十倍也誠欲設爲防範則嘉靖二十一年巡按嘗奏添邊備僉事駐金州矣今建議復添亦無不可不然則專責守備等官時爲督察亦不至於滋奸而長弊就使有之較今日脫巾枵腹恐恐然慮蕭牆之變利害不有間乎夫斗米六七錢人相食不顧而猶泄泄然守懲噎之過計愚竊以爲過矣夫惟仁人君子切痼瘵之念而不惑於拘攣之議當必有以處此者生曷容贅

答中州陳汝咨撫軍書

識荊以來二十三年矣中

問

櫛雖宦轍各方未獲時相聚首而神交企慕每一念及天下之

高 斌

善士未嘗不首屈一指也客歲喜得相遇於陽武之役竭蹶告竣未致久稽時日者先生襄理之力居半不獨籌辦工料之一事已也別後感念藏之肝膈乃承屢次惠書推獎逾分且虛懷若谷重以河工機要下詢具見加意修防可勝敬佩顧弟迂拙從未敢侈言河務幸遇勤學好問如先生若一無所傾倒則失人之咎更有何辭敢以不容自己之實心爲述親身經歷之實事弟年四十九授副總河未幾即移巖任至五十一復蒙世宗恩命俾習河務學之實自癸丑之春月始迨丙辰之春遂膺實授總河之命既肩重任益滋憂懼以四不敢字銘之心版曰不敢更張不敢忽略不敢任己自是不敢輕聽人言於是詳勘細問寤寐圖維蓋黃河自豫之虞城界起下至雲梯海口中河所通之運道湖河以及支河汊港其來去之源流河形之淺深闊狹四時之消長靡常形勢之變遷無定地勢之高下土性之堅浮工段之險易隄工之高厚矮薄以及磚石土工之層次分數椿掃之諳習精工河中則有疏河導引之方河邊則有棄縷守越放淤化險之法臨險則有放水作戢之功木龍則有移河挑溜之用靡不窮究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而總制之權

衡首在用人之得其道蓋不忠則不足以信人不公則不足以服人不知人則不足以使人不愛人則不足以感人而不近人情則不足以鼓舞人苟使之不當用違其才則亦不足以幹事更可異者河工浮議易生由來舊矣而好言河者每輒譁然接踵蜂起群而攻之以致人人信以爲真在在驚疑怨怒而初不諒身膺其任者方且慘淡經營拮据自苦之不暇雖欲辯而忘言也乃險阻備嘗而僥倖安全至今日年已七十者實賴聖明之乾斷也何其幸歟河防修守之難也如彼而究其可防可修可守而無須過慮之情形則又有說焉善乎潘印川先生之言曰河工只有補偏救弊之方更無一勞永逸之策蓋不易之言也是以河工機要唯在小心看管不可有頃刻之或疏一隅之或略如果兩岸之金隄鞏固而防護謹嚴不漫不衝而修守縝密即或偶逢異漲亦可以順軌安流由地中行奔騰直下退消入海也言之不文復不盡意實弟二十年來艱難辛苦已試之效敬以質之先生惟鴻才遠略或有可採必將推廣而擴充之則河防幸甚生民幸甚乾隆十七年暮春

上裕餉便民書本集

張玉綸補江

爲裕餉便民敬陳管見仰祈鈞鑒事伏以勸捐助餉本非國家得已之政且非可持久之政現今上下憂勤惟餉是籌職自入庠以迄於今身受國恩業經五十一年感恩圖報日夜焦思籌所以可裕國帑可足軍實便於民而不病民之計思之既久似遂有千慮之一得是以敬陳管見二則一則可裕國餉不取於民轉能加惠於民一則可足本省軍實不取於民轉能大快於民所謂可裕國帑者天下之大利在農國家之度支亦惟徵收是賴職足未出省何能周知天下事然就一城而推之一省就一省而推之各省亦可得其大凡請卽遼陽徵收言之國制每旗地一繩徵小米二升六合五勺五撮民地一畝徵小米二升六合五勺五撮此倉升也今旗倉每繩徵米二升有半所用則係市升較倉升加倍是於額徵外浮收已加一倍矣乃司其事者猶以爲不足驗米時橫加駁斥謂米不純淨不堪入倉米不能自言民不敢強辯於是迫令折錢謂之折徵每繩折倉價東錢一千零五十文現時米價每市斗一斗不過東錢二千一百文照倉升計之二升六合五勺五撮

僅值東錢二百九十文今乃浮收若是是於額徵外浮收二倍有半矣且遼署並無倉廩何由納米一概折徵倉價分爲三等每地一畝士紳折徵一千零二十文吏職一千二百二十文花戶一千四百二十文八九十年來積漸成風地方官視爲自然之利莫能革除小民亦習爲固然莫敢爭辯夫法積久則弊生弊則宜有以變通之易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也傳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今民旣以折徵爲便此項浮收與其歸官以飽私囊何若歸國以充公帑歸民以從民欲如將奉省徵米改爲徵錢旗地每繩徵錢一百十文民地每畝徵錢一百十文則較現時私折之倉價紳民可省一半至一倍其於國家徵米舊制核以現時米價則多收一倍有零百姓烏有不樂從國帑何慮不足者第事關改制未可以一人臆見遽塵天聽請先飭各城學官命召集紳耆詢以職之所稟與民情果合與否仍勒以期限加結呈復倘能與民無違則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然後請旨明改徵米爲徵錢先行之於奉省其他省有願折徵者仍請令其本省士紳公議要期有利於民而不病民乃爲善政耳所謂可足本省軍實不取於民轉能大快於民者盛京幅員廣闊各處

無不刼盜又臺卡每有淘金偷木諸匪緝捕之費無從開銷亦惟勸捐是賴夫民雖有嫉盜之心終不敵其愛財之念所謂捐者亦勉強相應耳又每遇津貼款項地方官必加科派以飽私囊請卽遼陽言之去年七月間遼陽城守尉衙門辦理兵車暨陵工拉用灰舫石料車腳遺差攤派每地一繩津貼東錢二百九十文職居鑲白旗界堡中遼倉牛倉餘租升科四項地共九百八十七繩津貼東錢二百八十六千二百三十文年前如數交訖以鑲白一界屬地計之遼倉地三萬繩零牛倉地四萬九千繩零餘租升科約二千繩共津貼二萬三千四百九十千再以閣城旗地計之牛遼內倉地共二十八萬繩零餘租升科大約不止二萬繩卽以二萬計之共三十萬繩實合東錢八萬七千千卽有津貼何至如是之多至遼陽州署民米地二十八萬畝零銀地數同其餘租加賦減賦學田四項未詳其數去年春攤派兵車錢每地一畝紳士吏員一百四十文花戶一百六十文秋季攤派車腳每畝紳吏三百二十文花戶四百文其苛派較之尉署尤屬加重第以徵收未竣職不知其總數不敢妄陳遼地距省最近其苛派猶且如是其距省稍遠之州縣不問

可知年前遼陽鑲藍旗領催宜春於苛派外又加苛派聞曾經人呈控海城縣鮑以苛派被士紳省控又經御史參劾此其明徵伏思遼陽一城城守尉一署即有津貼大約不過萬吊乃浮收至七萬七千吊其州署之浮收更屬可知即遼陽一城以概奉省十四城及各旗署之浮收合之又奚止百餘萬吊今若任其苛派使剝民者無懲似未免太寬若概加嚴參則獲罪者甚衆似未免太刻伏思此項浮收與其歸於私囊何若追提充公以足軍實今若遣清幹賢員赴各城嚴查嚴追其能退繳浮收者恕其已往戒其將來其或銜賊不吐即行嚴參仍勒限追繳如此則地方官喜乎寬而畏乎嚴而莫敢方命祇煩軍憲大人氣使頤指聞耳而官邪可警人心可快軍實可足於以厚其餼糧精其器械重其賞罰劫盜淘金偷木諸匪自必聞風惕息化莠爲良否則亦潛匿遠遁而至無盜可捕矣夫立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此議若行上關國計下利民生而實自我軍憲大人發之其必福萃厥躬澤流後裔矣謹稟

附論九則

不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序記論辨志卷三十二上

昔昭明集文選惜抱纂辭章藝文各體極爲詳賅惟於遼東作者概未之及蓋僻在荒遠文獻難徵非故從略也茲起自明代以訖民國共輯屬在本邑諸作九序記論辨及公牘雜著各若干篇固知吉光片羽未爲全豹然世有等身著作藏之名山自有傳者是編未能悉錄也述序記論辨志第三十二三十三

遼東志書叙

明都指揮僉事畢 恭

聖朝肇造區宇撫御萬方武以戡禍亂文以興太平車書一統薄海內外罔不臣服重譯來朝者萬國粵自開闢以來未有盛於今日也竊嘗稽積諸方冊遼東之地故漢襄平郡也當元季時有元平章劉益高嘉努分據是方洪武初上遣使諭以天時人事益等於是奉表來歸復遣使詔諭益等授職有差設衛治於蓋州洪武四年以都指揮使馬雲葉旺率兵渡海自金州而抵遼陽設定遼郡衛旣而分設定遼左等五衛并東寧衛金復海蓋四衛於沿邊已而改設都指揮使司而統屬之招降納附開拓邊宇復於遼北分設瀋陽鐵

嶺三萬遼海四衛於開原等處西抵山海分設廣寧及左右中衛義州寧遠廣寧左右中前後五屯衛於沿邊星分棋布塞衝據險且守且耕東踰鴨綠而控朝鮮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連青冀北越遼河而亘沙漠又東北至奴兒干涉海有吉列迷諸種部落東鄰建州海西野人女真并兀良哈三衛永樂初相率來歸入覲太宗文皇帝嘉其向化之誠乃因其地分設衛所若干以其酋長統率之聽其種牧飛放畋獵俾各安其生咸屬統內是遼東乃東北之雄藩實國家之重鎮爰自永樂中見上遣使諭本司纂修圖志迺即欽承上命以國朝削平叛亂之由創治之制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形勝坊郭屯堡烽緘城土產貢賦戶口學校軍衛廨宇舖舍壇場寺觀橋道驛程宦蹟人物雜誌詩文謹集進呈惟冀是存斯集乃國朝之盛典藩維之偉勳可秘乎哉用壽諸梓以永其傳使凡來者皆知皇明普天率土之廣大而因有所採摭云 正統八年龍集癸亥仲夏五月既望昭勇將軍遼東都指揮僉事東魯畢恭書

重刊遼東志書序

遼在今爲東北重鎮凡歷代沿革山川封守貢賦土產風俗人物載於前志者甚詳蓋國朝永樂中遣使搜輯遺稿前掌都司事左府都督僉事汝南王祥繼都指揮畢恭未成版刻也第當時成此非出一手損益不能無望後人分守遼陽副總戎廣陽韓公斌久有志未果會監察御史新河陳公寬奉命出按茲土議既克協乃命屬草於遼產致政大尹邵君奎校詳於吏屬自在州守陳君堽今一統志凡例重加鑿括編次繁者刪之缺者補之譌者正之如風俗形勢舊合爲一今析爲二人物流寓不著所自今錄加詳以公署冠分司監苑衛所而關梁遞驛在所不遺比科目節義於武弁人材以皆出自軍衛外徼如朝鮮女真今雖不內屬以昔多遼地亦仍舊附錄以傳編既成適予以使事道遼二公請序重刊所自惟遼地負山枕海自帝舜以屬營州迄今已三千七百餘年其間或爲郡縣或爲藩鎮因革不同大率多歸僭據淪夷狄間能資以控禦而皆不若我朝經制爲詳蓋其地雖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

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慮事無統理則臨以重臣鎮以中貴監以御史分以藩臬畜牧供役各有司存罰當罪而賞當功皆前古所未悉者今烽燧星聯首發尾應使西北諸胡不敢縱牧東方琛贄聯絡道塗民得安稼穡飲食以樂生送死其大者風俗以教化移易人材資學校作成易所謂設險守國書所謂有備無患詩所謂遐不作人在遼皆有之顧紀載之書乃因循簡畧而莫之改作豈足以昭我國家疆理化成度越千古而傳信天下後世哉宜二公於此有不能自己也夫事有實則書史職也庸序以嘉二公之志有成且用以告來者 弘治元年戊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經筵官同修國史寧都董越序

重刊遼東志書序

明翰林院修撰龔用卿

志紀也紀其事以爲鑑史之流也天下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國有史而褒貶勸懲之法明天下有志而得失鑒戒之義彰其信今而傳後一也雖謂志爲史可矣邑有邑志衛有衛

志郡有郡志省有省志合邑爲郡合郡爲省合省爲天下而衛附焉缺其一則天下無全史矣遼地爲京師左臂西拱神州南瀕瀚海北連胡寇東隣朝鮮統衛二十有五二州介焉甲兵之所聚也夷夏之所交也實畿輔之要防山海之雄服也唐宋以來爲遼金之窟穴我皇明撫而有之列軍衛置防守屹然爲巨鎮矣夫夷虜雜處則漫漶不可稽矣軍衛分布則渙散不可一矣非稽之於志則熟徵而信之况夫山川異制風土異宜民性不同政因俗革天下皆然莫之概也故於疆域形勝之分險要扼塞之處民情風土之宜學校人才之辨政賦物產之差兵革士馬之用將欲究其始終察其盛衰驗其淳漓審其登耗觀其強弱以知其成敗得失之故孰從而考之又孰信而傳之哉故非志焉莫之可稽也遼地舊有志壞而不修者有年矣巡撫都御史西溪任公謀於巡按御史駝村史君曰遼志之不傳久矣以皇朝一統輿圖之盛顧使文獻不存典故不彰而考證無據得非政之闕者乎盍圖以志之論既合以告鎮守少監王樂山總兵馬恆齋議亦僉同維時東巖徐君北郭劉君初亭程君旅寓於遼乃禮而請之得成稿若干卷屬苑馬馮子太僕李子呂

子分守叅議高子分巡僉憲張子叅校之踰月而志成以委副總兵李子俾都司劉大章陳善徐府刻而傳之卿時有朝鮮之役適覩其事諸君以序見屬予閱之喟然曰嗟夫諸君子之於政可謂能識其大者矣予嘗過山海閱邊城登醫閭至襄平抵於鴨綠縱觀千山之勝迺竊嘆曰美哉山河之固襟帶險阻眞四塞之區也非躬歷目覩之何以見一統之盛乎謂不出戶庭而知天下事者非誠然也將訪其故實而考之皆曰鮮有存者夫以蜜邇京師之地而乃使文獻不全無所稱述而可乎今使閭巷都邑之中聚里師鄉校而群之質以數十里之所傳聞者已不能得其要況於遠者乎其近者且如此苟質以數十年之所傳聞已不能得其要況於久者乎至求之童孺小民之所流布學士故老之所誦說十已遺其二三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承謬襲訛轉相傳播而欲其不誣乎古不戾於今亦已難矣非志焉其何以託諸久遠以永其傳哉斯志旣成是故觀夫山川其形勝可知也觀夫備守其險要可知也觀夫人物其盛衰可知也觀夫風俗其淳漓可知也觀夫戶口其登耗可知也觀夫兵甲其強弱可知也觀夫政蹟其是非成敗可知也其備諸得失

鑒戒之義乎得失鑒戒之義固褒貶勸懲之法也雖謂之史焉可也諸君當政平人和之時而克舉斯典其誠能識其大者矣是皆可書而可傳也永其傳者其尙有賴於後之人乎蒞茲土者尙鑑茲哉尙鑑茲哉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校錄累朝御製文集諸書同修會典宋史經筵官龔用卿書

重修全遼志叙

明副都御史王之誥

余撫遼之明年甲子秋侍御近台李君奉命來按遼至則滌煩苛崇大體周歷境內詢民疾苦綜覈吏治又數條上便宜事皆中肯綮裨實務邊氓戴之間嘗語余以遼志弗稱將圖新之未遑也又明年春余以承乏晉貳夏官還朝而李君事亦報竣需代者弗至遂得以餘力蒐往牒撫輿見統素昭晦剔蕪綴遺歷夏徂秋而志告成以書來京師徵余序余取而讀之首圖考次沿革次山川次賦役次邊防次兵政次馬政次職官次選舉次宦業次人物次典禮次風俗次方物次祥異次故蹟次雜志次藝文次外志凡十九篇篇各有論著以備經略以垂法戒其用心蓋亦勤矣顧余弗良於言曷足以序君之志然義弗得

辭則爲之說曰遼北拒諸胡南扼朝鮮東控夫餘真番之境負山阻海地險而要中國得之則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國故其離合實關乎中國之盛衰焉然自魏晉以降其與中國離者什六合者什四至於遼金元而淪沒於左衽腥羶之俗者幾五百年蓋其得之既難而守之尤難如此余嘗讀三史地志見其樹規拓圖畫畛區野大州小邑交鈐互鑱與內地埒維我國家混一函夏奄有萬方窮陬遐壤咸置長吏星分棋列遍於寰宇乃遼獨剗去州邑竝建衛所而轄之都司何哉邊鄙甌脫之俗華夷雜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動難安非可以內地之治治之也我聖祖鑒古今之變飭戎夏之防因其利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恢疎網以順民心奮武衛以懾虜氣故其民安焉二百年來遼左之兵嘗爲諸鎮雄人皆習虜輕敵而莫肯退畏者豈非以法令寬簡人得自便而無拘攣牽忌之慮哉余昔來此觀其地形察其謠俗乃知我祖宗計慮深遠聖神之見可謂度越千古矣顧余有所深憂者國家之建都與前代異往者漢唐之都皆在關洛遼在當時直邊郡耳今國家建都燕薊與胡壤接則遼爲京師左臂所係九重迨天大寧失險山海以東橫

入虜地且數百里一綫之塗聲援易阻此其地形之異勢如此又近年以來習尙頗移法令漸密建設日廣調發愈頻夫法令密則巧僞滋建設廣則氣勢分調發頻則士馬耗欲其利爪牙以捍腹心豈不難哉故密網裁而魚駭罟羅製而鳥驚法令深而人恐究觀地形民俗之異宜仰溯祖宗建置之深意則今日遼左之於國家其所係輕重與其固圉綏懷之策蓋可睹矣往余與李君計李君心嘗憂之故今爲斯志也蓋有弘遠深沉之思焉後之覽者不獨以其文焉己也 嘉靖乙丑冬十二月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前奉勅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郡王之誥撰

重修全遼志後序

明監察御史李輔

余江介鄙士少時聞長老語遼東事居然天壤外嘉靖甲子官西臺奉命巡察茲土客有問行者謂余曰丈夫志四方雖萬里行無憚顧遼古先王荒服之地今爲國家甌脫並處矩度紛拏戈矛相尋吏治疎闊執中原之教以臨之猶颺帆鼓柁者之不可以驟服也子將何如余既追憶舊聞而又重得斯語則有慄慄之懷焉然竊以爲古之君子不易民而

治苟因其政之得失俗之窳隆而損益張弛之固未有不可爲之事與不可化之人者是故文翁之治蜀移僻陋而齊魯龔遂之治渤海解刀剪剗而未耜蓋升降者世剛柔者氣神而明之者人也矧今聖天子統一華夏朔雪炎風皆就綱紀而遼又爲京師藩屏密邇聖化者耶既至遼迺索舊志觀之將求所謂政與俗者以出治而舛譌脫落幾不可讀且去今鼎鼎近三十年事鉅細因革遺逸不載者亡慮數十余深病焉亟謀修輯而文獻不足無可是正明年夏四月省方訖事蓋耳目之所睹記故老之所咨諏而凡志之所當書者己人蒐而事獵之矣乃檄都司禮聘文學之士開館編次而屬憲副陳君絳太僕少卿劉君奈少叅張君邦土僉憲黃君九成叅互考校至於去取裁定竊敢泚顏效一得之愚焉越六月志成手而讀之文雖陋而事則賅矣夫志古史之流也史紀列國之理亂志述一方之美惡垂法戒而備觀省其義則一是故即其言而上下古今之實綜焉卽其事而化裁變通之權寓焉此固自昔理人者之所必先然則是書雖不敢云成一家之言其於治遼之道或亦有小補云雖然規矩誠設非工倕不能成其巧律呂具在非師曠不能審其

微余承^泛浹期有半而追思所爲靡效尺寸語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能無慙於斯志哉若後之君子按是以求其政與俗而神而明之以運夫損益張弛之道焉則庶幾不爲空言之託也已 嘉靖四十五年仲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豫章李輔撰

全遼風俗志序

李 輔 近台

古者天子巡狩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列國亦采風以貢於天子故察其俗尙之燮惡而政令施焉此治之大要也夏商以前遼國於冠帶之外無可考見自箕子受封始施八條之教使民知禁於是邑無淫盜外戶不扃庶幾君子之國哉其後諸夷更相割據各施其箕踞錐結放弛邪侈之教中國雖間嘗置守而政在威遠率不過各務強其民以鬪而已揖讓俎豆之事未遑恤焉至我朝始徙江淮齊魯之民居之而高麗女真等夷之士著者不易其處故今之浸淫於衣冠文物之化者七而侏儻左衽之遺猶二三焉余省四方及搢紳先生爲余言人勇悍敢於急人愚質少慮輕薄無威四民之中農居其三識點畫

形聲之文者董董可數若究義理曉法令則若空俗之足音焉故爭而訟則假手於傭筆之徒舞文罔上率倒置其曲直至有坐誣抵罪而不自知者士大夫家以禮義廉節自閑彬彬若鄒魯城郭之民庶幾近之若窮鄉僻壤每徵召飲食男女輒聚會無別坐情竇之恣蕩無防檢往往觸禁傷理而恬不之怪此所謂侏儻左衽之遺耶然孝弟貞信志不絕書而匹夫匹婦所爲至有合於士君子之行蓋緣其愚質近古所謂天之未汨者固有出於雕琢旣施之後者與燕會貴爵尙齒婚姻不甚較男女論門第之右者綱焉如擇婚得冠裳之族即傾貲競誇侈麗以此更相重他若喪葬歲時餽遺弔慶之節大抵多類於燕趙之間稼人緣土脈深厚雖力作鹵莽亦幾豐入鬻販之夫操其贏餘走吳越臨濟間可窺十五之利故俗多些縻少陶唐憂深思遠之風矣遼陽廣寧政教自始故習而有文貨賄所居故侈而無節金復海蓋富而健爭開原鐵瀋剛而好義錦義慷慨激烈稍有古道而前屯寧遠負氣自彙務農講武右屯則僻處海濱朴而勤節而陋焉余著其概若此後之省方設教者揆而施設焉帥之以表則暢之以道義申之以法制則箕子之化其可還

矣乎

全遼沿革志序

李輔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粵自虞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夏商建長來王皆屬中國周景王告晉人曰武王克商有天下肅慎燕亳吾北土也肅慎今開原之地召公封燕屬燕封內秦始皇虜燕王喜以其地置遼東郡漢因之初箕子封朝鮮地在遼東東南漢武帝克朝鮮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俱在遼東徼外止割遼東三縣高顯侯城沮水屬玄菟郡昭帝罷真番築遼東元菟城蓋併彼四郡爲一郡而遼東自若也王莽時烏桓據遼西明帝末烏桓鮮卑迭相侵據漢末公孫度取之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三國魏滅公孫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等五郡隸平州晉改遼東郡爲國尋爲鮮卑慕容廆所據後魏仍爲遼東郡隋初又爲高勾麗所據唐太宗伐高麗復其他置蓋遼二州高宗平高麗盡得高麗地置都督府九又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總章二年徙都護府治遼州明皇開元初以高麗別種

大祚榮爲渤海郡王遼東地在渤海郡內祚榮十二世孫彝震僭號改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爲遼東盛國時上京龍泉府中京顯德府係遼東地餘府州乃東夷故地不在遼東之內而遼西之地仍在契丹焉五代時契丹愈大併渤海盡有遼東故地置東平郡尋陞南京復立中臺省號大遼又改爲東京遼陽府又析遼西爲中京大定府金初因之後置遼陽府以會寧爲上京改遼上京爲北京元爲東京路尋改遼陽路建行中書省并統高麗本朝洪武四年置定陽都衛八年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十年革所屬州縣置衛永樂七年復置安樂自在二州今領衛二十五州二隸山東布政使司

全遼山川志序

李輔

天下名山大川風氣之所含聚而生齒之繁鮮賢哲之隱見恆於茲焉係其在邊徼據要害之會以制馭荒服形禁勢格之道尤多藉焉按遼境內山以醫巫閭爲靈秀之最而千山次之最東則爲東山層巒疊嶂盤迴七八百里材木鐵冶羽毛皮革之利不可勝窮然要皆無與於要塞也遼河會百川之流自開原抵海州夏秋汪濊隱若長江而稽夫戍卒

皆倚以爲天塹故河東竊寇視河西差緩得地利之便故耳其大較如此他若高下形錯東西支流者亦較然可以指見關梁之設緣山川以建置利民而溟渤島嶼固海運販道風帆霧舳之所棲息者乃因以附錄焉

全遼邊防志序

李輔

傳稱秦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之遼東延袤萬餘里論者鄙其不務德業而事形勢其旨微矣然後世塹山埋谷之役終歲無輟尙慮不完由此言之彼亦一時之雄圖也何可少哉何可少哉今在遼東者莫可辨其蹤跡矣勝國時華夷合一蕩無扞蔽國初畢恭守遼東始踐山因河編木爲垣久之乃易以版築而墩臺城堡稍稍添置此其能亦無下於蒙將軍者歟高平一帶逼臨境外額設路河以防突至之寇近年挑濬深廣頗足恃賴而復創建路臺以便趨避行旅在途可無災害矣故併載之以廣邊備云

肅清遼海詩冊序

明徐景嵩

維揚石塘曾子以監察御史按遼之明年爲嘉靖乙未越三月己丑遼陽軍士變巡撫九州呂公被執蓋有激而然也官更多通城門晝閉遠近惶懼莫知所爲時石塘南巡行次復州之灤古驛值夜已就寢矣報至即起而嘆曰斯地也斯人也素號易治今也一至此乎吾不往變不止乃即日自灤古馳還至則釋九州之執啓九門之閉飭作備之官杖閉城之卒條陳大義榜示通衢威肅恩溫人心始定越四月辛亥九州乃還廣寧丙辰乃復爲廣寧軍士所執是夜撫順軍士亦執其備禦並劫其家焉報至乃又嘆曰嗟乎一之謂甚況至再乎況至三乎乃廉得三城首禍者各若干人分遣官兵密以方略授之越七月甲子悉就擒無一人得脫者八月癸丑咸伏誅由是居者喜行者慶皆曰吾徒從此臥始貼席矣洪惟我國家肇置三邊以藩中夏上維下順內寧外安百七十年太平之業實基於此第邇年以來人謀弗臧往往激成地方之變即如曩者大同之役是已彼時雖仰仗朝廷威德稍稍撫定然計其勞費兵蓋數萬人餼數百萬緡云嗟乎吾遼今日之變視大同豈異也當是時使非石塘急返南巡之轡以紓同室之鬪則狂犀逞騎虎之勢良民罹

池魚之殃庸知其禍不有甚於大同哉况事聞當宁而一二言臣相與倡爲攻討之說以陰斥石塘安輯之計者尙嘖嘖也向使其說獲行庸詎知其勞與費不又有甚于大同哉是故茲役也人皆爲石塘危之而石塘乃獨雍容整暇不動聲色而坐銷滔天之變於談笑之頃是雖廟堂密畫動中機宜而石塘臨事不眩制變不擾之功要自不可誣也嘗見石塘過永平之撫寧道中有句云東巡去去慙無補願取三河永不驚是時吾遼尙無志也石塘乃於登車攬轡之初即有思患預防之慮而其胸中浩然之氣集義之學折衝之才藹然見於言意之表則夫今日所以銷是變者信爲不偶而其爲功也不亦大哉是故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書曰懋懋賞夫石塘之功亦旣懋矣而天子嘉焉將京堂是遷懋以賞也不亦宜乎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石塘之謂也石塘行有日矣其門下士楊生振紀胡生奇勳輩各爲詩歌以道其行而以序屬某且曰仁者贈人以言願子言焉夫石塘有大功於吾遼而某固遼產也被惠實先焉奚敢以不文辭乃僭題其首曰肅清遼海而爲序歸之然皆實紀也非敢爲佞也

定三城序

明御史程啓充

功名之際人之所開也殘慢之習政之所激也遲速之宜幾之所投也是以君子致覽焉石塘曾子舉進士拜縣令擢御史來按遼東當是時呂九州爲巡撫乙未春御史南巡都御史北巡會於海州相得甚歡也已乃御史行而南都御史行而北抵開原而返遼陽又兩日而難作時御史尙在熊岳報至趨歸馳檄往諭門啓檄入張檄衆號檄下仆旗息鼓坐甲解囊鞬釋官吏縛奉呂中丞入居都司衆驚曰御史至矣登陴走集日四五起遠近風靡列城響應御史兼程至官屬父老走逆入院諸叛卒啾啾待命軍民啼泣陳說御史慰勞父老問所便宜更張之人人自喜曰御史愛我也往唁呂中丞移之行臺上言曰臣待罪邊圉邊人弗靖敢干制使罪唯在臣愚民不足誅唯聖明矜宥詔勿問諸臺諫請用師遣工部侍郎林公來按是月丙辰廣寧再變其夜撫順劫辱主帥御史復上狀朝野洶洶司馬憂益劇御史曰事拊循渙其羣佯莫與較物色大慙稽其所往來謀稍解七月甲子晨集將校官屬下令曰三城干紀罔治脅從首亂者死其捕之國憲毋登叛人左右

相顧齟舌御史出袖中姓名分配校卒即走西城指授未移晷而縛八人明日撫順擒七人來獻又明日計殺陳羊兒陳羊兒者倡亂廣寧者也驍悍難敵故先事收之丁卯再擒十有二人後先遲速悉仰成算地方底綏反側震悚御史復上言曰遼東三變臣不佞見大同失畫屠戮慘毒臣欲以計滅賊故請勿問臣憤恨不敢忘已討擒元惡二十七人殺一人取其首賴陛下神靈軍民帖服唯臣死罪死罪天子覽之喜詔司寇議辟詔冢宰陟御史大僚詔司馬論功賞詔使者還別遣御史勘奏敕至遼人呼曰微公吾爲大同矣我東人曷以報公諸父老請建生祠御史不許請肖像俎豆之又不可諸爲文紀實御史又謝乃守臺下不去御史曰父老且休予方解功請罪未遑也諸父老乃以李張二生來蒲河謁予以狀啓充受狀太息曰嗟乎事幾之不可失也邊兵構患始寧夏而甘肅而大同當其時非無撫按也特以處置失宜玩兵激寇損師累月費數十萬殺傷數萬俾朝廷旰食可慨也唯遼變起三城五路震撼先是御史請勿問悉解關鑰予心竊疑之比寓書於予曰茲舉終當別圖先生幸教我也予固謝未省也及其赫然決策不假兵革群兇就繫

弭兵裕民萬全無害雖古管葛豈其過之孔子不云乎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知諸鎮之變唯無人焉當患而謀以致喪師糜財禍亂薦作絜此相度弘濟孰多父老俎豆之朝廷爵賞之不亦宜乎

華表觀詩序

分守參議 俞憲

傳稱丁令威仙成化爲白鶴後集遼東華表柱吟一詩而去其詩蓋右方云柱在遼陽後倉歲久堙滅所存一二剝石耳弘治甲寅有監司按遼嘗補柱創碑鐫仙詩於碑上而叙記所由并論仙之有無語頗備今其石亦斷缺不可成誦監司之名剝落不可攷矣夫自弘治迄今才一甲子而石已然况令威所集之柱又何能獨存乎故仙之有無誠不可知亦不必深究獨弔古興懷感時悼往乃人情之不容己者是用立石以備茲城故蹟且係以詩魏郡王光祖氏賦詩曰傳言此地栖白鶴遺有仙人題柱詩殘石那分千古字老松誰記萬年枝東來紫氣關雲遠南下滄洲海月知借問觀前華表洞遠公何日是來期無錫俞憲氏和詩曰邊城白石幾千載化鶴仙人尙有詩芳韻已隨仙駕遠疎松猶是鶴巢

枝黃塵滄海憑誰見青鏡流年祇自知茲地燕齊佳氣接遊心儻一遇安期時王以巡院閱倉因至其地而僉以分守遂得偕行云嘉靖甲寅秋九月三日

或語集序

八旗文經

金德純素公

文章之氣運大概百年一變上古如書之典奧詩之華藻體備三代各有不同其所同者歸於軌則之不易而已後周室東遷孔子修春秋以明道丘明爲傳視詩書加詳又一降爲戰國之文於是文質相半迨漢室初起高祖惠帝世其文猶沿戰國之舊至孝景孝武孝宣以來董賈司馬氏起而倡之然後文章炳耀輝煌醇而不醜在春秋戰國之間故西京之文卓然千古及一變爲東漢再變爲魏三變爲晉爲宋爲元魏南北朝之文真氣蕩盡唐元和大歷間韓昌黎柳州李習之皇甫持正起而振之號稱古文於是掃去六朝浮艷趨西京之樸茂後宋元作者相沿至今故夫西京之不能不爲東京魏晉六朝之文亦如六經之不能不爲左傳戰國之文時使之然也作者立法垂後必不容舍古雅趨卑近以滑於時然因文論世如齊梁亦何可少哉人必見之者深而後發之者大也余持此

論久矣而不敢以告人今年遇杞園張先生與之論文及此先生亦以爲然後數日出所爲或語示余索爲序先生有半部藁傳世已久或語者邇年作也學問日深於文章升降之道察之既熟知之既精不徒爭於語言之末悠然以往所謂同於古人者軌則之不可易而已因舉余之證於先生者爲序以遺之余又聞古之人人品奇故其文奇先生別業在杞子故城背汶水衿濰水日日以鷄黍邀田夫野老相盤桓數十年徧交天下名士偶相思所及不憚千里命駕至則促鄰談文不知有塵世中事皆非今人所及今并記於此以見先生之文之所以奇者由其人之奇而非襲取乎外者也

在園雜誌自序

八旗文經

劉廷璣

玉衡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呻吟其於五車二酉未能寓日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於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啓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

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秘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軼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聽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傳耳遂強付劄腕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

焦山志畧序

八旗文經

高 斌東軒

伯益著山海經備載名山巨川形勢與禹貢相表裏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又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後世史官因之作地理溝洫諸篇於是形勢紛紛可得而考矣歷代以還國有志郡有乘而山林藪澤往往有文人才士高僧隱流探奇考勝以勒爲一家之言若謝靈運游名山志釋慧遠廬山記其濫觴焉焦山居京口大江中與北固金山對峙

渺然拳石而砥柱萬里洪流漢處士焦孝然嘗隱居於此宋真廟封明應公墨敕至今藏之山寺勝曰定慧廼聖祖仁皇帝康熙四十二年春巡視淮黃御書頒賜以易香林舊額者寺藏有周鼎一鼎有篆銘國初王西樵程穆倩嘗爲圖釋一時海內名宿爭賦詠之山之西麓舊有瘞鶴銘潤州圖經載爲王右軍書宋明諸賢辨論甚博其它名勝殆不可悉紀若夫登高壯觀東瞰海門西指江源波濤之浩淼雲日之映蔚鳶魚之飛躍鳥嶼之縈迴莫不坐而攬之几席之間雖昔人所稱蓬閬仙都何以過此往予以行河至京口舟車之暇披閱三山志惜其未詳庚午首夏鮑生步江過予固哉草亭甫兩月告歸蓋潤之監司黃君玉圃在官時嘗欲修三山志未果後得三山志稿屬生增訂梓定慧寺住持鐵機以書來速瀕行生請序於予予曰勝事克成勇也受命不忘信也生之行洵可嘉己且士君子得位行道則當夙夜孜孜靖共厥職若其伏處山林居游多暇或搜覽遺編標境內之山川寫前賢之高躅亦其職分所當然雖一邱一壑未能殫於山經地志之浩博精深而探奇考勝勅爲成書情詞斐然幽致可玩庶幾與靈運慧遠之圖後先接跡歟方

今治道隆昌聖天子時乘六龍懷柔河嶽太史氏執簡以從詢遺訓諮故實山陬海澨罔有或遺然則是編之成當不僅爲名山盛事抑亦有補於國家典籍之藏萬一云爾

敬一堂詩鈔序

八旗文經

高斌

顧文端公敬一堂遺詩既鐫成予盥手讀之慨然興曰立意靜以正措語莊以和此其爲大人之言也從來奏膚功者不必原於道德而理學自任之人試之疆場又未必能發機決策而建蕩平綏靖之烈緬維宋之韓魏公范文正公鈞以大儒之學成不世出之功而文辭亦足以傳世而行遠蓋有德有功而又能立言以垂諸不朽也文端公闡濂洛關閩之學於易理尤爲純粹以精朝野共以理學目之及奉命討逆解圍困禽僞將平梧城收兩粵下滇南人所張皇急遽以應之者公獨坦坦施施行所無事而豫籌於參贊經畫之餘暨功成還朝謙沖不居輔導青宮爲帝者師年老懸車優游林壑三朝一德以功名終視韓范二公之遭遇堪媲美焉則夫見之文章者固文端公之餘事而有韻之語不尤爲餘事之餘也耶然韓范二公俱有詩集垂於後世今文端公之詩五言古神會六朝擬古

諸作尤卓然獨絕七言古沈雄頓挫入盛唐室近體工整流利含蓄三唐初不必雕鏤繪繡於詞句律令之間而理之足者氣斯昌焉自無不應節赴之而一一諧乎正聲也洵乎其爲大人之言也予與公孫混同公同任封疆同司行水其行藏謀畫如水乳合深佩混同公之能述祖德而公之以三不朽裕後昆者所重匪言而言亦足以傳世而行遠也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文端公有焉又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文端公之詩有焉

南阜山人詩集序

八旗文經

李瀚文瀾

余總角時執經於高西山先生之門請業餘閒書帷坐對先生歷數山左知名士每言族弟西園同居膠西之三里河力學嗜古于書無不窺工繪事尤長於詩余聞而心竊慕之然其時方問津制藝未暇求其詩而吟繹之也戊辰歲出宰榮成越三載調任諸城距膠西僅百餘里聞西園已墓有宿草因亟求其遺詩讀之旗亭寺壁時得其流傳諸作輒吟誦不能去口戊寅移知膠州下車後岱青高生來謁詢其家世蓋西園之伯子也語次出宋太史所選西園集見示余披誦既周覺宏雅之音直欲與漁洋山薑諸前輩先後自成

一家乃歎西山先生之言爲不虛而余前之所見者猶九鼎之一鬮矣高生復於西園游歷諸所搜羅遺詩得二百餘章欲補刊且問序於余余自媿蠶解韻語奚敢以不根之論鋪揚盛美第念自幼熟知西園名數年來又久處西園釣游之地不獲以不文辭用述生平慕想之意弁諸簡端至其詩之必傳於後海內能詩者皆知之固不待余之贅頌也

羅兩峯登岱詩小序

八旗文經

朱孝純子穎

天地靈秀爲山水人心靈秀爲筆墨故非筆墨不足以寫山水曰詩曰畫此人心之靈秀與天地之靈秀相噴薄而與爲融洽者也然或能詩不能畫未足以寫泉石之精神能畫不能詩未足以闡林壑之幽勝又或能詩與畫而名山大川無緣一至者有之雖欲鏤鐫造化又烏從而寫之羅君兩峰擅詩畫與余交二十年矣余去歲由蜀守移泰安因招至陽魯羅君住郡廨三閱月凡三登岱宗圖記其勝復得詩若干首一日謀歸於余并出游草屬叙余因舉羅君生平材藝與山川秀美相爲映發而又能杖履巖壑不慳所遇有如此者快抒所論以壯其行獨聞揚之人士多以輿馬衣服相矜尙而足跡憚遠游異日披

君行篋觀之得毋以余言爲誕耶

大清一統輿圖序

八旗文經

官 文秀峯

古今來地理之書惟圖爲最要周官數言天下土地之圖九州之圖漢班固氏撰地理志一則曰秦地圖再則曰秦地圖書此於圖爲最古至晉裴秀氏繪圖則以周秦地圖秘書殆絕僅有漢氏及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密圖又於地理爲最難我國家幅員之廣數倍前代而欲海內外數千萬里於一圖約之則尤難之難顧吾謂成書之難又不啻此數端而已夫通典詳四至郡縣志八到陳篇曩例枚數瞭如然陵谷時變形勢屢遷建設世殊名稱代異若非廣搜近錄薈集叢編將遵古則戾今舉中則遺外其爲采輯也難黃圖鈞奇於俶詭桑經漏志於東南業鮮顛門丹素互詆諺存籍佚記里難詳名一道殊志邑多舛若非學優畫地才裕說山將指北以歧南執經而惑緯其爲纂述也難况夫櫬槍未落戎車方震千秋之阜圖已渺七表之亥步誰量畫斧既定不踰兩戒聚米無術莫別九州若非高掌遠矚之識洞幽燭微之幾必將以南都爲無用之繪圖春秋實斷爛之

朝報曠時惜力置諸迂緩則雖有創於前者莫克成於後是作之難述之亦不易也益陽胡文忠志刊此圖未竟其事會嚴涓春中丞來撫是邦與予謀踵成之博采志乘禮徵名宿策日藏功讐校精善蔚然成一代大觀夫鄂處兵燹之餘文獻流軼存者蓋寡其時澠皖濱江上下數千里胥受蹂躪文忠議復皖而以策後饋餉責諸予軍書往來參互酌定凡三易寒暑合諸道之力次第廓清以底於皖而告厥成應日月光華之運樹東南耆定之基此固天時人和使然而其戰勝攻取因勢利導實有賴於地利者也今中丞行軍立政一仿前規於地理一道尤心焉識之往往聽其言論覽其簡牘所指陳山川州邑皆歷歷如畫予常因之以指揮諸軍進退戰守雖覺實有了然於心目間者其得輿圖之力爲多顧予督楚垂十年矣夙夜殫精罔或告瘁離瘡痍漸起規模粗備然而待理者甚眾望治者方殷則又不禁稽版籍披地誌怛怛然有動於中嘗見山之高則思所以厚滋培川之流則思所以籌利濟郡邑之繁劇則思所以致富庶關阨之險阻則思所以堅保障疆圉之叢錯則思所以固輔車此皆予與中丞之責也是書之成固將以竟胡公之志而予與

中丞之所以圖治者正未有已時矣敢以畏難自畫哉因誌數語以策將來

平定粵匪紀畧序

官文

欽惟我朝重熙累洽二百餘年文治武功卓躒今古乃粵賊初起羣盜如毛林文忠未至軍而薨李文恭方出師而歿繼以周賽烏向諸公而一挫於平南再挫於永安功墮垂成餘燼復煽而湘而衡而鄂而皖以至金陵不守賊燄肆張其故何與承平日久民物滋豐數窮理極天道也兵不習戰將不知兵或視爲邊徼小寇而輕心掉之及猝臨變故則又相顧愕然罔知所措人事也天運循環平陂往復我文宗顯皇帝聖武天錫咸豐壬子特畀曾公國藩以簡練湘卒之權余以菲材亦拜督師之命當是時江漢三陷矣余與中丞胡文忠檄求湘援竭智畢能者兩載乃拔漢陽耀武昌刷黃蘗曾公復率群師水陸東下攻江皖胡文忠駐楚皖界余亦控上游與爲首尾之應潯陽再駕而始平金陵久困而不拔恭逢我皇上稟兩宮皇太后慈訓廟畧十全俾曾公得以運籌於安慶沉圃中丞躬冒矢石於城下破巨穴而殲醜類吳越肅清大功乃告厥成蓋其難也夫鬼方之克非傳

力高宗力也車攻馬同非方召申甫力宣王力也有唐淮西小役耳昌黎作頌亦推本於惟斷乃成而况我朝聖德神功撥亂反之正者度越前古余輩所上兵事一經聖裁萬里外如親堂陛敢不敬謹編次傳信萬世乎杜筱舫觀察文瀾久贊江南戎旃比督淮策在楚屬任纂輯之役伯符蔭雲諸君參酌討論之越三月成紀略十八卷附記四卷以恭紀聖功而昭來許其事覈其言詳粵賊所擾之處陷而失克而復罪而罰功而賞皆以各處奏報所奉諭旨爲經足與國史相表裏夫天祿石渠匪特草野不能見即仕宦亦不能徧窺此書出而荒陬遐澨白叟黃童皆可按籍而仰文宗顯皇帝之經營彪炳星日皇上所以紹開泰運人才所以効命朝廷者一展卷而恍然置身揖讓於兩階干羽閒也爰弁簡端用上萬年有道之頌焉同治四年閏五月

南雷文定序

八旗文經

新治荊

熊封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

操觚之家矜才術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
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黎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
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即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
學戴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
代變故疊更其所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
歲而卒能藿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
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
文有褒譏予奪顯微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芳薄
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沈包舉萬
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鑿悅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
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
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竊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書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

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
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
此康熙戊辰一陽月

唐詩百首集二王書自序

羅景星

古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余公務稍暇輒喜翰墨知不自免然校用心博奕亦少勝
一籌矣是刻也始自庚辰春王竣於壬午仲夏功閱三年取大小王書集唐詩百首至難
且慎也豈市名哉藏之家塾以示子孫臨池而解聲韻諷詠而得觀摩一舉兩得亦遊藝
中捷徑耳豈市名哉議者截王帖集唐詩謂余作聰明亂舊章也余則何敢每見古人法
帖有書黃庭經者有書佛遺經者有書聖教序者以致洛神賦曹娥碑東方傳太史箴樂
毅論皆書法帖以垂千古余茲刻也亦竊取前賢之意敢以舊章爲亂乎且玉筍金錯誠
不易易帖幾充棟筆幾埋塚無間寒暑循環翻閱或有詩而無其字或有字而無其詩心
摹手追垂畫纖直靡不凝神懸針倒薤之中退公而響揚無斃者即巡視而臨摹罔倦放

棹而尙儗雙鉤即揚鞭而猶想飛毫所聞瓠歌忽思飄風覩河堤頓悟印沙孫娘舞劍擔夫爭道良不誣也雖然二真六草體法百變敢謂盡得其神耶究之鳳翥龍翔莫可端倪不過倣其若斷復連如斜反直得其形似而已豈市名哉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不致以婢比欣且爲重儻也謹識 康熙壬午夏襄平羅景星瞻甫跋於任城官舍之讀書堂

集古梅花詩自序

羅景

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之八月余自南陽守奉使神木時海內昇平邊疆無事百姓樂業洩治未數月政簡刑清冰霜滿案每公暇輒置圖書與二三知己雅歌清言興不淺也但風月樽前獨少梅花繞屋不免爲何郎避舍耳因檢集古梅花詩七言絕律共百首以供案頭嘯詠復手臨晉帖作雙鉤法以步武前賢此亦信古之一端而明道先生所謂即此是學也時有毘陵王子冰侯任城郭子季衡同辭合贊復爲編次甲乙攷核魚豕四韻齊成八法咸備請壽貞珉以公當世之同好者若以藏名山垂不朽則讓未能云時甲午之七月中澣襄平羅景星瞻甫跋

隅夢草堂外集自序

房毓琛仲甫

昔東坡歸自南海爲志林文一習制策習晚年作也余生薄於得天命蹇才短終歲走四方謀糊口計間頗習舉子業冀以是博科名救饑寒乃見者則皆走且笑如遇怪物二三知己亦時作謔語以相笑樂既知必不成遂決計舍去心神曠曠矣結習未淨時復有作學汗漫遊爲外集文志林意也嗟乎余年甫三十不宜作遲暮想但匣劍繡澁遺羞鉛刀一領寒氈終日相伴自顧此身期用難矣嗚呼青山芳草消送光陰古人有知謂余何哉

大學博即內翰殿翁侯老年臺先生榮壽序

張若巖

士君子能有爲於天下者必其得天之厚有過人之才力非常之精神然後足以立不朽之業以鳴國家之盛我皇上昌明文運樂育人才恐士習佻達頌以訓飭偕之大道尤以學校爲教養之地必得剛方忠信之師儒爲之董率庶有成就故廣文一席亦皆慎選其人畀之司鐸雍正五年奉天遼陽殿翁侯先生銓任曲周外翰既至則曰官無崇卑宜盡厥職於是推布教條考察如法凡所設施未嘗視爲虛文應故事曲邑後學靡宇荒廢久

矣先生至即捐資構材創屋數間於學宮之東北隅顧視學宮頽墻如醉草在瓦間殿廡
椽棟皆拉攞勢將下壓而 崇聖祠爲尤甚先生以爲一祠之功易爲力迺獨任其責而
首修之惟學宮之費鉅計無所出因謀之於余余曰先生之憂大矣余籌之久矣先生能
任其勞余當爲之權輿矣爰集紳士召工師而計所需用非千金不辦先生義形於色志
在必爲遂躬赴四鄉勸諭樂輸不避風雪不恤飢困戟髯奮臂大呼將伯而人亦感激於
先生之至誠肯破慳囊先後捐助竟獲如數因盡撤材而新之經營區畫寒暑無間閱歲
餘而厥功告竣輝煌穆肅令人望而生敬督學吳公瞻拜之下嘖嘖歎賞之尤爲府尊周
公所深嘉因是郡城梓潼閣之修特任先生督其功先生亦樂爲之而不辭悉如其修縣
學時而勤慎有加半載功成府尊設筵明倫堂以酬其績焉先生之功在學校大矣哉易
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能自強故德業富有日新久而不敝夫健天德也即壽徵也
人惟精神充足於內故其氣盛其志遠不肯爲苟安旦夕之計而以百年必世爲期則先
生之克享耆頤者卽此可卜也先生賦性慷慨識論不屑屑拘文牽義刊落儒生迂腐習

而達權通變一準於濟時實用胡致堂云君子寧爲質而野毋爲華而史先生有焉與人交浩浩落落傾吐肝膈有不吾如則唾猶泥滓弗顧也居恆愛客有至其室者必具杯酌言歡無早晚咄嗟立辦蓋尊閩唐夫人克相夫子內外井井兼善體先生之意若蘇學士細君常藏斗酒以待不時之需者而且食品珍錯皆兩賢嗣自關東郵至用供甘旨絕非冷官苜蓿盤家數蓋先生得內助後起之賢如此是亦天之有獨厚也歟今仲冬望後爲先生揆度邑紳士乞言介壽余不文弗能揆辭摛藻以申祝第與先生官同城見其居官盡職實有上副朝廷崇建學校譽髦斯士之意而大業令名堪垂不朽者其得天固有獨厚者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又曰天保定爾以莫不興自此而岡陵川至其晚福正未有艾將造就曲邑之人才亦寧有盡耶是可慶也是爲序 龍飛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仲冬吉旦 文林郎知曲周縣事年家眷弟張若巖頓首拜撰

唐詩選評自叙

本集

張玉綸編江

昔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世之人不唯德與功是務而專務立言夫

言亦豈果能立哉性道之書既已六經發其源諸子暢其支註疏箋傳盡其流風雅之書則自三百而降而離騷而樂府而唐律既已玉振金聲極情盡致矣載籍之書自左國而外藏之內府者其數已三十有三掌之外史者如晉乘楚檣杙等類殆不可枚舉他若陰謀釋老方技神怪諸書非儒者所宜言而又已作者如林書積充棟矣其尙何言之可立即有所立亦大都剽竊如上諸書之意而稍易其詞以自詭於立言之列云爾此真無異掩耳盜鈴自有識者觀之其可鄙蓋甚且彼既自詭於立言矣亦知言之所以爲言哉夫言者所以明德也不明乎德何恤乎言所以述功也無功可述又何用言且言而不準乎德是爲畔道之言不主乎功是爲悖政之言道政之不明皆此好立言者有以蔽之吾見其且以言得罪而又焉能立嘗試論之士之自立也所守不可不約而所志則不可不大生明聖之朝非無德可立也則當自迪其德雖無功可立也尤宜自迪其功何謂德身體力行不自立畔道悖政之言即德也何謂功不自立畔道悖政之言且能徧告同人俾之轉相傳告令人人勿爲畔道悖政之言即功也人人不爲畔道悖政之言則見理道明政

治清士氣淳民風樸而其始實由一身體力行不肯立言者致之其功德爲何如歟雖然不自立言此可必之於已也而安於不言此不可必之於人也是豈口舌之能爲功哉亦唯有以覺之有以愧之而已矣今夫人之謙人也與其力爭不如使之自悟也與其醜詆不如使之自愧也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今欲止立言者之言與之辨志不如與之論文也與之論文而痛詆其言之不文不如與之論古人之至文也與之論古人之至文使有悟於古人所言之甚文則必自愧其所言之不文迨至自愧其所言之不文則雖強之使言且不言矣比如善讒者不自知其所言之可笑也蹴而使之覺豈復有肯讒者哉獨是感人無取乎甚難而進說必取乎最近今將與之論性道之書或有見爲深者矣與之論載籍之書或有見爲遠者矣唯唐詩爲風雅之緒餘而近體又人情所習尙多恐其讀之生厭也則選之務從其少略恐其聽之不明也則評之務極其詳選者少則閱之不難評者詳則解之甚易夫誠解之矣則知一律之微其義理之精且如此局陣之密且如此必有自愧其不精不密而亟亟自焚所作者知恥近乎勇此亦好學者同情也而矧肯再

作耶夫未見繡江評唐詩則雖擬經擬史且不難作既見繡江評唐詩則雖格律且不肯作夫至於格律且不敢作則更無畔道悖政之作矣此繡江之志也如曰是特爲學格律者立一圭臬以誘之使作也則戚矣然而錦繡爲心者其設想斷不至此歲道光三年四月八日夢月軒主人張玉綸自敘

玉林先生文集序

張玉綸

讀先生文既畢不禁喟然歎曰此古君子文也夫古之所謂君子者亦唯致力於真知實踐而已非欲以文自見也及其積之也久固有不得不言且有不容自己於言者於是乎藉文以達之其說理也不啻取諸其懷不必苦思極慮也其遣辭也不啻脫諸其口不必摛藻揆華也而其文之既成也質而不俚文而不雕據一人之意而適得乎人人之意成一家之言而適得乎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而一如代爲之言也先生之文亦猶是也吾故曰古君子文也予自少即與先生有同好謂帖括所以驗學而非爲學之地故應試外罕爲之王補樓者至友也規予曰子嗜此奇服不爲舉世之所共爲而獨爲舉世之所

不爲阮生不云乎當今之世不惟解人不可得正爲索解人亦不可得吾懼子之窮於遇也今讀先生文稔先生之篤行好古十倍於予予僅博一第先生竟困於諸生追憶補樓言不惟自恨抑且爲先生恨也雖然予與先生老矣日暮途窮誰復能易轍改絃以希將來不可知之遇則亦從吾所好而已質之先生儻亦相視而笑也乎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

繁露初編序

邑舉人 佟漢源

玉林夫子博極羣書學邃今古源自總角受讀親炙者數十年未能窮其底蘊生平著作甚富源所手錄者半爲同人取以借鈔未及搜輯而匆匆作萬里之別今於離羣索居揀視箱篋僅得古文十九篇七古七首五古三首四言詩三首五言絕句三首詠古七言絕五十二首與中庸說河圖說先天後天說孟子論文若干條皆鄉前輩張繡江先生所評繡江爲夫子至友文章學問投契之深雖古李杜元白無以過焉幸以吉光片羽猶可作函丈瞻依恐復散軼付之梓人夫子嘗謂凡文之傳傳於天下之知言者斯文之可傳與

否非源所敢贊一辭惟願於知言者共質之夫子名琪樹玉林其字里居世繫詳具中先
世墓誌繁露者夫子先世樓名

咸豐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受業佟漢源記

佟氏世系圖序節錄

佟舊爲遼陽著姓受氏遠不可考自仕於皇清之大中丞國楨公暨巡撫國器公述其祖
之近者以明初贈鎮國將軍諱達禮公爲一世迄中丞公之孫爲十二世凡二百七十餘
年第其支派詳其名字佟氏於是有譜國舅國維公復取世系演爲圖裝成軸屬標其端
余因攷其譜得其世家之忠蓋中葉之瑣尾後起之繁衍而嘆巨室名族非無本者夫贈
將軍以一人之身綿連而逮七世子姓亦旣顯盛矣光熹之際陷誣罔罹羅織顛沛流離
不絕如綫及我皇清定鼎之來其子若孫脫否際泰族日益繁爵日益熾自八世下三世
中公四人國舅二人伯三人額駙二人文則內自侍郎至主事外自督撫至縣令武則內
自都統至佐領外自提督至守府數十百人不可勝記佟氏之名滿天下赫赫奕奕豈易

得哉嘗歷攷傳記漢金日磾七世內侍晉羊祜九世吏二千石唐袁家十二世中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是雖屢世貴顯而門族未及一時之盛惟漢耿氏自中興後訖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刺史數十百人漢代世第莫有倫比佟氏之盛與漢之耿氏後先照耀非復日磾羊袁輩所可頡頏固將焜輝一代之典冊不僅留一家之光者矣乃其祖禰既有克裕後昆之德而爲之子孫者又能世篤忠貞勤勞王家以無忝爾祖如養甲之總督兩廣開闢封疆因李成棟之變奮勇交鋒爲國死難蒙恩追封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續養貴公以戰死於楚之岳游擊大年公以罵吳逆死於楚之衡佐領世功公以戰死於秦之關山此猶一身殉職不愧一官者也至征噶爾旦之役元舅國綱忠勇公受命貳師奮勇督戰躬冒矢石入賊重地摧鋒陷陣賊衆落膽喪魄乘夜烏獸去其忠勇公誤中弩機不有其身而堅進勿却賊勢爲之大挫國威爲之不振偉烈豐功又豈耿氏之子孫安享先緒養榮祿者可同日而語哉而國家酬庸策勳小者贈爵大者賜諡備極寵光以褒大忠勤而弘其世類從此佟氏之門代列鼎彝瓜瓞綿綿將

有系不勝其列圖屢易其型者矣後之子孫按圖攷譜以無忘祖父之志以仰報聖主之恩世世相引於無替是則纂譜演圖之孝思均錫類於不匱也已時康熙歲次辛巳季春月吉旦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提督山西全省學政山左汪灝頓首拜撰

佟氏族譜引

佟漢源

白山之麓黑水之涯肅肅我祖產自佟佳佟佳著姓派衍遼東大清定鼎隨例從龍陵工充役隸自康熙國恩家慶以恬以嬉嗣孫漢源得膺一命一命既膺迺收族姓族姓之收曰孝與忠維漢有源維江有龍龍飛天上永世克從

毛詩古樂音序

漢陽董琪樹玉林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樂記曰歌之爲言長言之也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古者詩無不歌三百夫子所訂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郊廟燕享夫豈徒悅耳目娛心志也蓋隱以動天地感鬼神滌瑕蕩穢釋躁平矜者寓之乎依永和聲之內也鄭夾漈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自漢以

來齊魯韓毛各爲序訓義理之說勝而歌聲之學微曹孟德平劉表得雅樂郎杜夔能肄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詩後亡其三至晉世鹿鳴亦亡而詩之爲歌不得聞於世者且千數百年於茲矣夫人性不甚相遠也三百之詩猶是也乃自詩歌廢而音韻乖音韻乖而詩歌愈廢揚風扞雅古之人隨在皆暢其飛躍之機摘句尋章後之人轉無以博其舞蹈之趣周道鞠於茂草誰之過歟籛羊之去因而廢禮實不能無憾於周沈諸公矣乙卯歲以此質之繡江繡江笑曰禮失則求諸野憶曾得軼說於王補樓補樓得之於其家客賈公賈公蓋得之於老樂師嘗欲譜其說以問世恐人以屠龍之學怪之故未敢因粗陳其略予曰象罔乃得玄珠耶君其亟成此編以快我先睹繡江許之臘之八日以所纂毛詩古樂音初稿寄示予讀之而躍然曰此千載不傳之緒而繡江尋之誠三百之功臣矣爲繡江喜既又忻然曰漢魏至今高才絕學曷可勝數然而談及詩歌辨其音韻非影響即撰造欲求其自然合拍顛若畫一者則鮮徒令一綫之傳埋沒於伶人賤役而繡江乃獨遇之抑或有數存其間歟尤爲繡江喜然余竊自咎焉咎余之蓄疑已久曷不早質之繡

江以發其蘊且余於繡江又不能無憾焉憾繡江之貺我良多曷不及余馬齒未衰相示焉俾得肄習唱和於其間然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儻繡江不以我老耄而舍我使我有以繼之則大幸矣

仙樵詩鈔序

昌黎崔寶樹子玉

歲己巳同人梓仙樵遺詩竣屬序於余余謂仙樵不僅以詩傳也仙樵以詩傳世容有議其涵養未至者烏足知仙樵予與君曩不知名辛亥讀邱鈔沈邱令罷官事竊異之繼而求之冠蓋袞袞中知其人者率鮮閱三年東游千山山寺留題仙樵見之遂屬西岡子締交焉余亦竊喜果吾意中仙樵也余與君離合靡常不得數數見見輒命酒分牋唱酬忘昕夕若藉此絀聰墮明不聞理亂者一日攜榼酒棹衍水登古白巖城作重九君飲酣張目望南雲說軍中韓范掀髯歌猛虎行余笑曰忘宦海風波耶何其壯也君碎杯起立仰天悲嘯舟子奚童相顧失色但聽寒濤滿山松風獵獵而已夫士之仕也爲安富尊榮計一旦失勢輒作咄咄書空態此其志非吾所敢知也世方恬嬉獨起而占履霜爰爲國家

利害大端計宜有以罄其學而竟其用終亦山巔水涓願頌以沒至今讀其詩慨然見憂時病俗之所爲嗚呼豈僅仙樵之不幸也哉昌黎崔寶樹題於墊巾客館

女兒古鑒序

漢軍舉人張德倫彝堂

余友季芳先生所爲女兒古鑒凡上下兩編共千百數目各爲註約數萬言上自古昔下逮今茲凡諸女史甄采略盡於時博雅之作無逾先生者先生天才敏異自從弱冠即已蜚聲譽序厥後累舉不第始以優貢改就教職司鐸平山而是書則其解組後養病家園之所作也未及刊佈而先生遽謝世嗚呼可哀也已先生諱景蕃字季芳遼陽陳氏世居城北葛針泡因自號曰葛溪性曠逸嗜學若渴每有論說必探其本源發其義蘊從不張皇幽渺以矜創獲當其盛時邑之薦紳耆宿如式韓明經星鶉武部薈譜孝廉暨銘侯太學諸公咸謂先生既負不世之材裕過人之識自當及時撰述饋諸後進而先生以謂王化之盛始以閨門閨門不肅家於何有家之不教國於何有迨既歸遂有是作先生之志於是不負矣至其引用故事大率本之正史列女傳旁及郡邑志乘與夫百家雜述凡有

可紀靡不甄錄而美惡兼收勸懲並用一字一句胥本取鑒於古一歸正道之義尤非詞賦家務爲炳炳琅琅者所能爭其彷彿較其優劣純儒之意量固有如是不可及者哉

女兒古鑒叙

邑拔貢趙祖昌式韓

自昔所傳教女各書如女箴女誡等編類皆義主訓規詞鮮故實雖足啓其心思未能廣其聞見當茲振興女學之際通行教科各本又復以淺顯爲宗取其易於明曉至於有典有則足爲閨門矜式蓋尙闕如然女子性靈心靜如有關於節孝貞烈之冊教之者誠能援古證今曲爲講解使之博聞強記則由淺窺深女流所造安知不成著述之家亦有裨于世道此教女之書宜以典雅爲尙也吾友季芳陳君以丙子優科明經選授直隸平山司鐸履任數年恒以端士習崇正學爲心時有撰著客歲請假旋遼因養微疴枕肱經史爰輯女兒古鑑初續兩編選言典贍注釋詳明不矜對仗之工實寓勸懲之意旣於風化默爲維持且於教育大有關係端本者善則女學之根其已正他日之宜室宜家贊成治化胥於是乎在矣亟宜梓行以惠閨秀吾知此書一傳不脛而走將風行海內人置一編

不啻洛陽紙貴洵壽世書也昌學殖久荒腹無墨瀋謹就管見所及妄爲陳叙如此
益女學者咸取讀焉則於教科諸書未始無小補云

女兒古鑒小引

邑優貢陳景蕃季芳

余由平山司訓請假回籍閉門養疴岑寂山齋有平子之四愁無香山之三秦適值女學
大興而余家小女兒亦頗鼓舞焉而益有志於學余於是教之讀顧女戒女範諸書諄諄
訓誨其有益於女兒者皆淺顯而易明以外坊刻非不擇精語詳大半由曲禮內則簡裁
點竄以輯成書其於女兒之禮法儀節靡不講求懇到然學也者學爲古人耳古人之賢
孝者何若節烈者何若德性者何若忠義者何若文章詞賦者何若以至悍妬淫嬖之宜
懲省者又何若不讀其書即不知其事不知其人如云女子無才便是德也
但求識得幾個字是亦足矣何必刻刻作女博士想夫亦薄待乎女兒也已朱子云人家
子弟若先看得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余不揣譎陋謹遵此意就鑑史中
之名入列女籍而昭昭在人耳目間者湊拍成句口爲之講指爲之畫俾諸女兒心領神

會一談及焉卽恍然如見其人而爲之羨慕而爲之感泣而爲之法則而爲之戒鑑若徒涉獵焉而自詡博聞強記據經引典也又非教女兒者之本心矣抑余又有感焉余此書甫脫稿未及修飾校正適提學憲張公來札搜求著作有關禮教諸書學官趙仙樵卽以此書上回文云陳訓導之女兒古鑒暫予存核卽轉飭知照繳書存此批未幾而張公病病卽修文天上則此書其必爲論語燒薪玄文覆醬可知也余之不幸亦此書之不幸也夫噫

代壽伯清王監於作約諸同人助葬馬西池夫子啓

陳景蕃季芳

夫讀詩海內面未謀者猶經紀其喪酌酒冢旁行無貨者且取直以往况恩深函丈誼當倍於麥舟而居近德門奠竟不將以芻束先生已矣弟子安乎吾師西池夫子白眉聲價絳帳名流世守一經家徒四壁從之游者便成佳士入其室者如坐春風然觀其燭炮酒闌論文課藝偶有躒駁力予裁成抹綠批紅務披沙而得寶批郤導窾必點鐵以成金全篇警策固然顏色欣開一字未安直欲心肝嘔出蓋經營慘淡血耗精銷聽指授者早共

憐其以明自煎以芳自熬矣此吾師致疾所由來也弟等幸託龍門曾隨免苑茶竈藥鑊未獲就左右之養沂濱雪畔方冀續童冠之游詎意五十過二之年遽驚噩夢重三越明之夕忽落文星弟等驚聞撒瑟奔哭諸寢顧三徑之就荒作百年之長別見夫猿鶴悲慘筆墨叢殘布被無黔婁之婦青蠅爲仲翔之賓良足慨已嗟乎茂陵多病原季常貧生前抑鬱歿後凋零白紵故衫久付長生之庫黃腸新具竟當避債之臺斯時也弱弟則萬里初歸空囊羞澀孤兒則一籌莫措靈輻難行若復坐視其鬻書鬻劍營奠營齋仍朝不求長卿之稿野復荒陸氏之莊此十笏青山恐未能早封馬鬣而一流黃鐵不得不望擲龍頭也如以秦視越肥瘠何未讀董傅乞葬之書儻有客自燕來觀得勿笑卜商假蓋之吝矣乎凡我同人或問事長頭或授經高足籃輿不再昇于此日宰樹盍各植以其鄉念餘膏贖馥猶足沾丐乎後人豈芻靈塗車不能厚施於長者聞其家練日惟四月既望之辰願有力傾囊非十人何足以葬徙鼎入齋能勿用衆若屬縱履華冠之廉士可不滿乎其在結騎連駟之通才何妨贏於二縱他日葛帔相逢能憐西華東里墓門再過仍奠斗

酒隻鷄而斂錢以營夫窀穸紆一時梁木之悲有餘卽予其子孫慰九原室家之願當仁不讓慎勿令主進者空版而歸尅日爲期切休謂無誅者倚門而望吁其徒數十人可傳其絕學吾黨二三子將有感於斯文

晚香齋詩稿序

前人

梁園讌客枚鄒云亡魏館愛才應劉俱逝池塘草長小謝則夢入西堂桃李花開太白則宴遊春夜叔姪比芝蘭之秀昆季聯花萼之輝聚散幻若浮雲光陰迅如流水蘭亭已矣梓澤邱墟問有五桂三珠書香累葉荀龍薛鳳世德綿延如我邑先賢韓紫庭公暨其後裔者乎紫庭以名進士作賢宰官拓庾信之小園開公孫之東閣具崔瑗之過菜戒衛武之賓筵河陽栽一縣之花平原邀十日之飲閒話則訟庭花落歸來則栗里菊存射覆分曹拈鬪限韻西風人靜東籬客來博古有六一風流聯吟惟三老雅謔學書得張芝之筆鉤帖臨章藻之池疊韻雙聲郵筒互送倡妍酬麗詩稿同珍第以惜墨如金零香簇錦對花小酌摘葉緩吟過而不留往往然也然而楓落吳江一言不朽滿城風雨七字猶傳而

謂雪白蘭薰喜班行之秀出鳳毛麟角幸繼起者非凡如其曾孫佩鈞者箋紙抄存巾箱什襲叙天倫樂祖孫三築騷壇造世綵堂文武同登吟社不獨誇孔融滿座王氏五之有足傳者洵可樂也將爲鏤版屬予弁言夫收拾殘集者厚德甚于埋枯鐫刻遺編者感恩拜于清夜矧晚香齋之刻尤其先人之心血與其後人之精脈相沈澆於一氣者哉於是園也綴平臺之逸響振南皮之高韻步陳不遠話舊孔長潑墨紛飛錦箋橫擘或典搜險僻或韻鬪又尖或擊鉢催成或刻燭立就下徐穉之榻游輞川之圖坐管子藜牀之客寄杜陵草堂之詩領袖有國子先生羣賢畢至執役則冬郎年少小友咸呼少吳質而寡歡有穉長而請客雕蟲小技登龍價增燭影飄晨酒波盪夕酌次公之坐絕少酒狂移江湛之牀偏排俗客八友聯句每多切磋工夫一字未安直如心肝嘔出此殆如中唐極盛之時正哲嗣趨從之日也風流雲散一別如雨然而前振浮聲後承切響蘇環有子半千有孫讀等身之書遵過庭之訓招友入論文之座延師開講學之堂譜訂金蘭班聯玉笥家有令子門無雜賓黃鶴樓高才人低首紫荊花下和氣同枝而佩鈞以叔寶之神清與仲

宣之體弱謝公揣稱島佛推敲豈惟四美二難蔚為國器亦只同工異曲成一家書而已
老圃黃花秋色常貞晚節東山北斗瓣香永祝昌黎 宣統元年二月葛谿老叟季芳陳
景蕃序

晚香齋詩稿序

韓玉綬佩鈞

予每讀蘭亭序至後半輒為唏噓者久之其言後之覽者亦有感於斯文信矣夫右軍當
盛會之時已自有感後人於千載下亦為之有感若使右軍之子孫重遊蘭亭誦當年修
禊詩又當何如耶予家有一園名晚香齋又名意園方數畝構館七八間環植佳花奇樹

予先曾祖

諱天垣字紫庭道光己丑進士丙午江南同考官
歷任江蘇徐州府睢寧縣阜寧縣知縣升用同知

常會詩客於其中至予祖

諱觀字叔侯
國子監生

若父

諱伯文
字鶴臣

盛京官
學教習

好客尤甚予四祖

諱濤字次山兩
淮運糧千總

及六祖

印湖字海
門貢生

雖武人亦時一與客倡和每當名花盛

開予祖必邀友人王和圃

諱巽謙
知縣

杜蘭溪

諱森
貢生

徐仲篤

諱慶
附生

崔子玉

諱樹寶
人侯選知縣

及銳菴堂

諱莊前
遼陽城

守尉

宗室

諸公對花布席飲酒賦詩為樂往往刻燭擊鉢分題目鬪尖叉淋漓酣暢至疲敝不

支乃罷予生也晚不及見此園之方盛然猶記垂髫時嘗有數老人對酒談詩予侍坐隅

供紙墨之役云彼時習以為常意人生大抵如是固不知有盛極必衰之理也無何諸客與予祖若父皆相繼棄世予四祖殫勞家政六祖亦老而隱於酒詩社遂息光緒丙戌年

崔伯賑印候昌黎 縣壬午副榜田峪齡印樹昌黎 縣附生兩夫子館於吾家與四祖六祖四叔印炳文字子 蔚山西知縣五叔印煥文字 綏白候選

及予二兄印玉書字仲麟 山東候補巡檢三兄印玉珩字楚南 現國子監生常事詩酒先人之盛會駸駸有復興之勢乃未幾

兩夫子又各之他方嗚呼今而知非惟人生不可長即親朋歡聚亦非偶然也予先祖與

諸客賦詩皆以草稿傳觀觀畢即隨手棄去無繕寫之本予往往於故紙堆中見其遺草

見即瞻真久而成卷凡當年之酒香燭影及賓主暢樂之狀猶皆栩栩在目前每一披讀

未嘗不百感交集淚為之涔涔下也至於先曾祖之詩歷年既遠遺失殆盡僅存和乞菊

十餘首諸客詩僅存州尊章鞠人諱朝 勳吏目吳漱泉諱慎 之舉人張繡江諱玉 綸三公之作而已因

將自昔至今見存之詩悉錄卷內以付梓工意在誌感固不計詩之工拙也

光緒庚寅清和月韓玉綬謹誌

始溪詩稿序

邑歲貢 趙光普 治臣

余生平好詩每當興之所適不無吟詠然詩成輒棄之未嘗留稿非第爲不足爲外人道也嘗觀古今能詩人不可屈指數而其藉藉人口者類皆詩以人傳或位尊而望重或勢近而名稱非此則僻處之士即連篇累牘超軼前人而位不崇名不稱雖亦朋友延譽稱道一時迨至久亦終歸湮沒而已雖然詩亦安可不留稿哉詩者志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因志成詩即詩見志苟不筆之於篇藏之於匱幾何不吾志空存也然則詩之留稿亦曰不忘吾志云爾蛤溪邊生性耽吟詠承平之際離亂之交境之所遭輒復成詠近積詩若干篇錄以求正於余余觀其篇中或古風或近體不下數百首大抵以性情爲先而文辭後之披覽一過足令人心曠神怡則雖未入騷人之室而已登大雅之堂矣因於筆墨之暇誌數語以弁其篇俾觀是詩者知邊生存此稿非存其詩也存其志也即余之誌之也亦其志也誌其志也

生而亦先不知余也已

時光緒辛酉歲九月吉日識

蘇修湯河沿池序

嘗思味同甘露華清宮舊有溫泉色勝精鹽報恩寺齊呼聖水彼夫羅浮肇名於卓錫太液錫號於崑崙是皆鍾奇於選佛之場表異於上方之地若小山岑寂既無鄭國之穿空谷荒涼更乏耿恭之拜豈復有千尋素練挖緣石之青蛇一兩芒鞋起摩空之白鶴哉湯河沿有湯池焉義取諸蒙泉流山下象存乎坎水出地中當亢旱而不乾歷隆冬而益暖藏之胸腹塊壘全消試以旗槍火齊不事望蔚藍之數武鄰依呂祖仙祠印深碧之一潭派引琉璃寶井別有蘭臺碩彥柘館佳人思同消渴之相如無從求艾欲比捧心之西子未及樹萱於是申修楔之文詠褰裳之什醒千鍾之宿酒直同灌頂醍醐澆三斗之俗塵雅似洗心沈澗特是車徒絡繹未有居停行李往來誰爲東道藉苔間而設席幾同宿露之孤坐石上以披襟未免當風之苦今者洞庭種梅之叟響溪採藥之夫思集腋以成裘欲積流而成壑渴不同於掘井愚有類於移山甃四面之池堪比鸞洲鶴渚蓋三椽之屋儼同員嶠方壺諸君子存廣廈庇士之心仿溱洧濟人之惠則冰銜三尺莫甘貽馬後之譏而黃鐵一流尙早望龍頭之擲倘自我種菩提之樹盡沾碧水而除疴勝他人結香火

之緣自駐丹砂而永壽如成義舉請列芳名

之緣自駐丹砂而永壽如成義舉請列芳名
 卷之三十三
 二十九
 卷之三十三

序記志卷三十二下

新修正學書院記

李輔

臺史氏出按遼左者制得督察學政故前後至者悉加意造就人才以藉手報天子而遼陽鎮城乃駐劄之所其於政教之施也爲專且近先年昨城樊公建遼陽書院拔士之秀者羣於其中令相觀摩以成其德業而士之獲遊於是者類能蜚英騰茂彬彬然振於殊俗四方之士聞風嚮化者思欲挾策鼓篋以窺其門牆而不可得於是書院得人爲最而名獨甲於全鎮矣歲甲子秋七月余既至遼之明日謁先師廟已即書院課士則見垣墉戶廢瓦墮級夷弗可以居士也乃檄都司加葺焉易蠹植頽繩躋補敝而又爲之增建二齋堂舍規制視昔加備築基負土取諸軍餘之丁良材堅甃取諸公家之美諸有不給者以官貲補之堂構就緒而民不知齋舍告成而士相慶余於是易其扁曰正學書院乃拔各衛士之俊彥者合五十餘人居之日有課月有試以較其勤惰而辨其低昂士頽顛然向風矣居頃之余將以期滿代去教官張獻猷等率諸生來請記余惟遼雖絕徼而衣冠

之士代不乏人况今竇通畿輔衣被聖天子文明之化則含風吐雲飾章繪句以決科發策固多士餘事何煥余言顧士之所以爲士者不徒在於聲華之末而必有以爲之本者本者何道德性命之蘊是己士而得於是則其出而大用於世也不阿時不詭俗進而倡和廟堂之上謨明弼諧退而奔走郡邑之下修改立事即又不幸而厄於幾會之弗偶則亦屯膏懷寶留光巖穴不與草木同朽腐故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此養之素定然也遼故青州之地南望泰山鳧繹鄒魯遺澤可以想見而鄉之先正賀醫閩者亦能振拔流俗講明道德性命之蘊與嶺表陳白沙南北爲伯仲茲皆非爾多士之可以觀感而興起者與夫今多士之羣於是也余將以大用期之也明時登崇俊傑惟恐不逮固弗患於機會之弗偶也已即幸而雲蒸霧集矯翼奮飛苟徒工伎倆以獵聲華而無得於敦本之義則非吾所謂正學也已余又將何藉以報天子諸士勉旃是舉也太僕劉君奈少參張君邦土丕謨經畫副總兵韓子承慶都司王朴趙斌管儒殫力贊襄而都指揮曹峴指揮王承祖課工督程與有勞焉者也於法得書

察院題名記

明給事中楊昇

遼陽古幽營之地勝國改之爲路建中書行省逮我太祖龍飛九五混一寰區始改置定遼都衛每歲特命監察御史一人按其地凡農商學校邊機獄訟一切庶務無不爲之經理其責可謂重矣弘治辛酉夏五月石州車君按之明年也自開設以來未有題名之碑以記載其先後之詳會余奉勅至遼覈寔邊儲君乘暇以語余因請爲之記余乃言曰自古豪傑之士垂名天地間未有無所本而得之者也太上銘之鐘鼎載之竹帛其次勒諸金石宣之歌頌又次則稱之宗族鄉黨州里各隨其所施之大小而類以應之也今遼監察御史赫然爲方岳使臣且經歲之久功業顯著宜乎其勒名金石而未之及此百年之闕典也車君特能舉而行之則其又賢于人遠矣抑又有說均一題名也後之人觀之曰某賢檢身可法所行某事某事至今有益於人則從而景仰思慕之不忘某不賢所行反是則指議而笑罵之夫一瞻視之頃而致褒貶榮辱之判隔若此豈不可畏之哉創之者默寓勸懲之意繼之者長存修省之誠由其次而躋太上之域此車君立碑之微旨也後

之君子尙加葺而愛護之則斯碑之惠當及于無窮而蕪陋之詞與有光焉不其盛哉

總理題名記

此碑原在廣寧惟遼陽儲亦歸此總理故錄之

明戶部郎中趙仲輝

總理遼東邊儲戶部郎中者一方利權之所在也其利伊何一曰銀利朝廷勅戶部歲發十萬以供邊者是也二曰鹽利又時開淮浙等鹽以接濟者是也二者之利皆與人交易以充邊寔者然利趨而難遏者也故曰人之趨利猶水之趨下也其趨之者豈一端一途所可盡言也哉權要者用其勢強梁者用其力術數者用謀機巧者用詐便佞者用倖異色者用藝勢之震之力以脅之謀以鈎之詐以欺之用倖者柔道以取之用藝者投物以引之趨而欲遂其欲者其途若此之不一然則掌是利者何如哉亦曰趨乎利之外而不溺於利之中者斯可掌之而無餘患矣不然則利自我竊法自我壞執己無定何足以拘人治己未能何足以正人耶是故彼以勢力震我脅我也吾則柔不茹而剛不吐震不足以動我而脅不足以怯我也彼以術巧鈎我欺我也我則知微知彰鈎不能以入我詐不能以欺我也吾有剛介焉用倖者柔道不足以干之吾有廉靜焉用藝者外物不足以誘

之然此非趨乎利之外者則一身既壞萬事瓦裂矣將何恃以衆善以勝不一之攻哉噫是職之難如是夫

遼陽布政分司題名記

明分守叅議 蔡天祐

遼陽古營州地也布政分司舊按察司署也國初置闡帥省臣未有臨之者英宗復辟之三年肇設分守道於廣寧分巡道於此治如各省而定居焉成化乙巳鈞陽馬端肅公疏易置之題名自此始者居於此者也題名者何志不沒也以勵中人也上焉者爲善無爲次焉者爲名而爲之畏名而不敢爲不善者又其次焉者也無所畏而無不爲者豈名之所能禁耶故曰以勵中人也好名者夫人所同願福而惕禍者亦夫人所同卒隨其所爲而違厥情者所見使之也亦數也然福一也得之者謂君子宜小人幸禍一也得之者謂小人宜君子不幸永如是而已耳嗚呼處逆旅之區遇過客之景豪家巨室代則有之而今安在焉來者又可知己是石也固有行業表表在人耳目不賴之而傳者矣亦有庸庸碌碌無毀無譽匪是殆泯焉無聞者其無流毒貽害爲時指唾思欲磨滅以自逃而不可

得者乎是爲記

分巡遼海東寧道題名記

治與先在遼陽

明分巡僉事熊

爵

廣寧城分巡遼海東寧道例以山東按察司知是道制也舊名碑昉於成化乙巳迄嘉靖辛卯凡四十七年首白水侯公恂終盧龍趙公得祐凡念七人石盈無隙地遡求諸前無稽矣蓋自分巡移廣寧始立斯石良可慨夫爵以監察御史巡蜀事未竣命下陞今官前歲除日抵任乃取石醫閭山鑿之不獲驥附前達幸先諸後至者夫士君子所以砥行立名將以垂不朽耳茲託之石傳矣未必不朽也雖以自慶亦以自考而懼心生焉方將求不愧於茲石不愧于後至者庶媿美於前修焉詩曰適觀厥成是之謂也自此而往可不砥礪自修考信於輿志裨益於國史未必無藉於茲焉是爲記

遼東行太僕寺題名記

明太僕寺少卿劉

奈

嘉靖甲子春奈由楚郡來蒞茲寺寺自李右川公去後距今越四稔代者率以遼遠莫至于時物圯于曠景索於荒堂宇剝蝕垣牆榛莽詢前跡于左右莫舉以對問題名碑則曰

舊所無也奈聞之慨焉咨嗟夫士君子奉職業敷歷中外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代去譬若傳舍然所以垂永久不與跡俱往者徒以名姓之在可指而評之耳不則賢者與不肖者同歸於泯滅何以昭往蹟鏡來嗣哉茲寺建之百八十餘年而前任蒞茲者不知更幾十輩未有以此爲念者非故略也蓋曰吾官職之散而事權之輕耳嗚呼是大不然夫職無散也修其官則要權無輕也經其務則重况自十乘啓戎數馬徵富則國之大事胥此焉在故我國設太僕寺于內以總領圻甸之牧政而設行太僕寺于外以經略夫邊境者焉今堂之所懸者國初聖諭弘治勅旨讀之可概見矣夫太僕大夫則九卿之流而邊境之務固安內攘外之資也此其所係果何如耶人惟以散且輕者自待夫是以官日見瘵而政日見其墮矣噫可乎哉夫國之榮艱係于兵之強弱兵之強弱係於馬之登耗而其政則又非可以苟焉爲也是故有塞淵之心而後三千之富歌於衛有無邪之思而後斯臧之績頌於魯其人存則其政舉司是者可以慎務矣是故誠以體國以祛厲也潔以視身以端本也公以率下以軌物也勤以事事以儆怠也嚴而容明而不苛而又申禁

以防流勅法以剔蠹殫慮竭衷盡吾力之所能爲以求上不負國家隆重之意下不孤蒸庶倚庇之望斯固塞淵之心無邪之思也庶幾馬政振舉而所以張國威以彈壓醜類以保衛疆圉者不重有賴於此哉故曰秩無散也備其官則要權無輕也經其務則重非臆說也道固爾也况乎君子行義達道惟求盡其在我者而已若夫所遇之利鈍甘苦則靜需而順受之可也苟必擇其可而後敬其事則是畔援之私勝而恪恭之義荒矣豈臣子之道耶茲不自忖度敷求往哲得五十有四人焉特書其名以考寔也書其貫址科以備考也書勒諸珉以示有永也僭而爲之記以昭鑒戒也嗚呼前此者莫之舉而後此者又未知與我同心否奈輒敢忘其謏陋而爲之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

遼陽苑馬寺題名記

明苑馬寺卿 王世爵

竊聞太上忘名其次務實末世則馳騫於名而亡其實夫世有升降而道隨之以隆污余曷歸乎今夫名有之適足以累己沒世無聞君子疾焉夫於其不可有而不可無也而相忘於有有無無其斯以爲道乎故傳曰名之難聞而名之累人也雖有豪傑之士未免以

酷好而成癖因名而規利者矣况其下者乎故傳曰烈士狗名貪夫死財勢使然也毋亦利者名之餌而名者其利之媒也乎夫惟其貪與狗之相因而名與利之相隨也於是乎見之貞者有定守乃惘惘焉而務夫實故其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則無心於名有志於天下國家大丈夫之事業先實而後名者之所爲也守未卓者無貞見則役役焉以逐其名故其言曰縱不得留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此則抵死求者名置身於庸瑣齷齪常人之故態先名而亡實者之所爲也嗚呼斯則陋矣上焉者可哉要其極其惟聖人乎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由孟子之立言達孔子之所居則所以爲何陋所過而存者固有洋溢於名實之外窅爾於神化之中無何有有何無蕩乎無能名焉爾此則聖人之能事而凡有志於名寔者亦安能宴然而已邪爵自髻年游泳聖涯其於身心之學未敢自謂盡無聞焉及壯而筮仕獨怪其官跡之異而名實之無以自信也七年御史遂僉廣西南走百粵下俯江棲於蒼梧之野者餘一年母制服闋復除山右出雁門北入雲中側身於兵戈危疑之地三載幾半矣復轉

陝西副使越金城西抵湟中濱於青海者垂二載今復濫叨此官再踰山海東寄於遼左者忽復經年焉噫屢轉官階四歷天盡孔子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惟爵之謂歟夫夫子大聖人也名實貫宇宙乃今以若人自居以爵之無似而遂竊是名亦異數也已茲遊奇絕豈獨坡公之自許也乎嗚呼其亦幸而成此名也其亦不幸而不能忘此名也爵遂因而記之以題名

遼東苑馬寺興修記

明苑馬寺卿 張 鏊

苑馬寺非古也我成祖準唐人檢校牧使而爲之在遼者則建署於遼陽鎮隸監六苑二十四今昇平橋故監址也自昇平橋而南迄於蓋復監苑相錯如繡鎮城其會也故建署焉夫遼距京師千里而餘視古天子圻內之制猶侯服也其風土高寒善水草宜馬馬產視他鎮故多焉夫馬多益孳牧之設官分野釐我成法昭乎燦然豈以利一鎮哉抑地近而緩急足賴焉者若外廐也聖謨宏遠矣景泰後邊陲弗聳馬政漸隳遂用裁省之議今又餘百年監存者一苑存者二籍與削制大半埋滅地益貪饕利歸但僧園官斂手牧人竄

逋彼志於興復者如之何如之何或者不深惟儲馬大計而難之以近效曰子未知勢乎
遼樹兵四塞羽檄交馳孰須永寧而騎也余曰不然以全遼較之騎士六萬今牧之永寧
者六千夫六千之牧二苑之力耳脫由國家初制爲二十四苑寧不十倍而登耶使馬登
十倍而歲俵兌十一以裨士猶六萬而得六千也士寧以市馬爲苦耶是故法無弗善也
顧不盡能者時爾而謂初制不宜于今非善論法者也必復之非善度時者也無斃法無
違時而興滯補弊可與有爲者斯馬政幾矣嘉靖甲午射洪楊君最奏城永寧丁酉交河
馮君時雍奏興學罷行十餘條壬寅澶淵王君世爵終馮志學乃建悉撤舊署而新之宏
規崇構凡若干楹君自記詳矣癸卯冬小子鑿承乏君後爬疎決剔期底于理然罔敢自
是也爲請于兩院謀及寅寮明年闢宣城海墘汙萊一千五百餘頃爲蓄牧地又以署所
未備者次第營葺焉爲大門一門之左右爲直房各一門內東隅得隙地丈餘爲土地祠
一西隅如東爲馬神廟一衙宇之後爲寢室一翼以廊序各一繞之以垣方廣不如法者
闢之門外爲屏一屏夾衢而南復以屏護之又南爲監正館舍一翼之以小序各一艮坤

二隅爲更鋪各一貫東衢爲攔門三計楹爲四于坤以初計視楹倍之大都繼王君之志而已諸興滯補弊猶藐藐焉豈非志有餘而力不克耶若曰以人以其法疑之而任事者亦諉之曰無能爲吾不知其可也是役也先撫臺迂齋孫公巡臺環峰賈公允初議今大中丞嘉嶺董公侍御抑隅劉公成之藩臬趙君得祐胡君諸黃君雲交贊之副總戎郝君承恩遊戎武君滢都閩王君松茂君元勛王君經協相焉公權以需木官治以給陶常盈以充餘廩監苑徵役發帑以給匠氏六衛諸司以佐以督而經畫則百戶金鸞湯承勳鸞始終事事勤莫右焉餘附名氏碑陰工始秋仲凡三月仲冬朔落成日也

遼陽副總兵題名記

明刑部主事 呼爲卿

昔唐虞分遼東爲營州三代封建相因秦起臨洮至遼東爲邊漢沿爲邊郡遼陽實一方都會我太祖混一區宇建立都司隸城六衛東寧則即土人爲衛伍衛與所統諸衛則遷天下人填實之以洗遼金之陋我成祖建都於此遼東遂爲東北巨鎮總兵建節廣寧遙制一方景泰多事遼陽始據河爲邊至天順設分守參將尋改副總兵充任開府於此幾

百年矣然其統制之規視昔有加舊邊東止連山關今饜陽諸城扼險千里舊屬城備禦從權委任今兵部推陞率由旌舉舊內臣共事今以分守道帶管邊備故推轂授鉞之權申畫慎固之制建官洩事之法文經武緯之謀可謂密且盡矣嘉靖庚戌遼始分兵戍薊虜馬思飲白河不得則東首而沫遼水饑饉相仍公私俱敝東夷亦乘隙陸梁戊午保定劉公自紫荆參將陞副總兵奉命來遼至鎮旬日即有散羊之捷斬首虜百十四級冬又有三家嶺之捷斬首虜四百餘級天子再錫命晉公階都指揮使不即移鎮者重爲遼人也子路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然士不脫巾而負挾纊之氣兵不揖蛙而具哮虎之威公豈推食解衣人人濟之哉自奉廉則人忘其饑自盡忠則人忘其生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野言誠不可掩也於是考往迹廢興爲時政舉錯得前人名氏凡二十八人自施公英至張公銘十五人先爲題名碑二在教場演武廳顧軍府政令自出反缺是典乃立石總府前加今所題楊公鎮以下十三人字號宦蹟考覈詳備以續前志以遺後觀以寓自考夫洪範之疇用三德曰正直剛克柔克周公治殷其政劼愆君陳和平畢公

保釐一文一質與道消息先甲後甲視事往來易曰隨之時義大矣哉是故公舉廢政即所以當夫創者之勞述成事乃所以蒙夫作者之業時使然也公豈以是矜名哉若夫觀者墮淚如羊祜去後見思如何武美其功伐如燕然則是碑寧無激勸也哉

遼東都司題名記

明苑馬寺卿張承恩

遼之都司開設於國朝之初稱近畿之雄鎮西則曰宣大東則曰遼左隸衛二十有五州二幅幘將千里帶甲幾十萬生齒之繁近代以來未有也蒞是司者或起自世胄或發身武科或陞自軍功皆由部推聖天子曰可然後得任是官故前後相繼者咸期建功立業爲時名臣永樂閒如文侯安招安夷虜撫恤軍士宣德閒如王侯真勞績懋著兩朝錫獎正統閒如畢侯恭禁革奸弊開廣屯田王侯祥興建學校修築城堡天順閒如劉侯英廉能遠播恩惠浹洽以上數公經制立法奮才奏功其有裨於司政也鑿鑿可考雖古之歷官於遼如漢唐之祭彤陳禪等不得專美於前矣其他儼然在右者言行注楷皆可稱述使弗勒名於石標顯當世用垂永久則英雄豪傑將與草木同腐朽矣京衛毅菴任侯視

篆未久滯焉以興弊焉以革政通人和而公有餘閑乃謀諸寮友山右楊侯近河遼城郭侯松岡欲題名以垂不朽咸以爲宜於是採石於山鳩工於匠樹立豐碑薩然於本司二門之左屬予爲記時予任苑馬寺卿於毅菴有同寅之雅且又知侯之深夫豈容辭予惟是舉也令典成於因循之久觀聽新於勵精之初使人因名責實有勸懲之法焉景行仰止有觀感之道焉思齊內省有監戒之義焉是不可不記之乎於是乎記

重修遼陽內城記

明苑馬寺卿陳暹

遼左右營州地自唐宋來淪入荒服迨我國朝混一始興版築永樂初移都司於今城城之築也不知始於何代稽今志云洪武壬子都指揮馬雲葉旺奉命經畧遼地因遺址修築焉洪武己未都指揮潘敬附築土城以宅外國降氓永樂丙申都指揮王眞始甃以磚即今土人稱北城者是己因目雲旺所築爲南城云南城北面介於北城一帶舊垣有司視爲內地無預防守遂廢弗葺至嘉靖戊午水潦灌城土逾潰垣墉逾圯幾夷爲平地矣己未夏洛陽史公奉命按遼東暹從公閱視墉潢抵是指以語副總戎劉子岳曰惟茲兩

城若聯而實間惟茲舊垣殆不可廢宜以時修之迺下其事於少參趙子世錄議而率其屬分治之固者因之缺者完之薄者增之圯者版之時城之居民固願自爲守也并力合作不踰月而底績諸子僉謂公保惠遼民盛事宜刻石以紀而使暹司筆硯之役暹嘗讀易之坎曰習坎象曰習坎重險也夫子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其傳卦也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則知守國之道莫善於豫豫備之術莫要於險險而習之門而重之是又知備豫之術不厭於詳且密也况遼城外介諸寇而曰備之可以不豫也防之可以不密也殆未達夫權變之宜焉爾且與其過而忽之也毋若過而防之過而防之無後災過而忽之鮮不仆矣詩不云乎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此之謂也且公茲役也因民所欲而倡之非強之也所謂以佚道使民也供億給於官毋擾民焉非時絀舉贏也聚失業之民而食之亦所以賑饑也以定洵懼之人心以杜窺伺之外侮一舉而眾善具焉若曰城也可以修可以無修而我公一念豫備衛民之意孤矣故爲著其大誼以詔於後之人焉若公按遼陳軌率物黜貪進良惠民潤物豐功偉績自有遼民口碑不待銓次

云公名官字懋德別號一泉河南河南衛人嘉靖癸丑進士也

重修望京樓記

明太僕寺少卿李翔

遼陽之城肇於洪武壬子而城隅四樓因之籌邊建于巽方鎮遠起于艮隅平胡植于乾位望京構于坤軸望京之名凜凜乎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矣規模宏麗制作工巧若有非人力所能爲者溯前三樓或燬于回祿摧于風雨惟望京一樓距今百六七十年巋然如靈光之獨存不與三樓同漸泯焉其闢向土形木質不無朽腐傾圮之虞然而大勢猶卓然也得非名義重而呵護有鬼神耶嘉靖丙申冬季澶淵駝村史公持斧按遼弛張憲政咸有次第閱嘗陟降茲樓見其形制迥異名義攸闕日就隳頽慨然有圖新之志召都司劉徐二子命指揮宋贊王鎮二官財不費公工惟僱募不匝月而工告成危梯曲檻陟者忘倦飛閣層簷見者快靚而不知其非謫仙洒酒之樓也庾氏翫月之樓也則夫駝村今日修樓之意何在哉我知之矣陟岵岵者望父母觀雲物者望親幃彼獨非臣子耶吾儕文武濟濟踰踰事事茲土獨不能體望京之意而移孝以爲忠哉修文事者思飾簠

蓋而奠黎元修武事者思飭干城而撫士卒期無負於天朝斯無愧於茲樓矣不寧惟是
闕同有豪傑之士文武兼濟者奮乎其闕同算無遺策如唐之陸宣公邊不足籌矣鎖鑰北門
如宋之寇萊公遠不足鎮矣獫狁薄伐如周之尹吉甫胡不足平矣審若是一望京足矣
三樓不作可也此又駝村公獨拳拳於望京樓之意也

增建河東七堡記

明前兵部尚書范 鏞

遼東之鎮東西北三面距夷每爲諸酋窺伺剽擄殺掠迄無寧歲若廣寧與遼陽之西北
直抵開原諸邊多在原隰垣塹整堡疎密適均守望追襲計程可及顧惟遼陽迤東臨邊
一帶萬山叢疊修林森翳牆弗克施人難爲守而地之相去南北不啻七八百里其闕問止
設六堡兵馬亦僅三千應援則艱於地遠捍禦則苦於兵微寢致虜勢猖獗頻年失事比
於西北殆又甚焉揆惟厥先拓邊置堡一時草創夷人住牧尙遠中國地利未通勢未及
備故自馬根單堡而東爲清河堡又南爲讎場堡爲驪陽堡皆相距七十餘里而其闕問乾
河王老諸嶺險艱阻策應靡及又迤東而南有險山臺虜人外自石岔口出寬佃子而

入險山犯諸境尤爲要害又東南而爲湯站堡虜從石岔口循短錯江入掠江沿臺屯衆其離湯站八九十里應兵未至賊已飽獲而出失此五要無怪其出沒無常而荼毒疆場也雖每歲發兵禦防糜財動眾顧左失右非長策也曷其酌地形察通塞憑隘衝控險阨準道里以應合分地置兵據要制變此五堡之不可以已也開原當胡虜之衝邇來修復邊牆鐵嶺臨邊遼河之外人棄其地創爲鎮西堡以衛之但孤懸絕塞而諸城堡遠隔遼河應援越涉危亦甚矣汎河邊境有所謂李千戶屯者阻山爲險聚落頗繁雖虜寇迂於內侵而羣情樂於自守曷其立此應增堡障此又二塞之不可以已也然而莫之及圖也嘉靖丙午巡臺御史南畿張秋渠先生鐸按治茲鎮首重大防拊疆域之勢慎積饒之慘詰夷夏之限求得失之端繹控制之略積謀發慮奮然遠圖本之以患勤出之以經濟廣之以周咨任之以勇決是故蒞開原俯遼河閱鎮西見羣胡環向一堡孤危于是有彭家灣堡之圖焉又踰汎河察民隱因地順志于是有季屯堡之圖焉爰及多虞單極諸要鬯陽東路數百里二三十年之患必欲挽危就安首舉尾應乃先之以備禦武勳之相度以

發端繼之以守備韓承慶之規畫以起事先生曰定邊息氛國之福也出籌捍患憲臣之分也吾何責之辭又曰閱歷劑量非躬視弗周吾將往省焉迺率諸司循邊出塞穿林策嶺自馬根單歷清河而知虜從明牆而入也于是有散羊峪堡之圖焉自清河歷驪場而知虜從鴉鵲關諸口而入也于是有一堵牆堡之圖焉自驪場歷洒馬吉新安等處而知虜從北吉河臺諸路而入也于是有孤山堡之圖焉又出雙嶺歷險山而知虜自石岔口經索果直而來也于是有險山堡之圖焉又自險山歷打探峪入瓦子峪而來也于是有江沿臺之圖焉相宜度形舉要扼會左右適當聲勢聯絡緩急便宜戰守俱利無俟牆壁之防永得控制之策內有耕牧之利外無衝突之擾是故二堡立則開原實矣五堡立則髮陽固矣七堡立則河東自此可無虞矣安邊保民莫此爲大于是撫臺都憲岷郡於疊川先生敖協心同德經畫審處相與檄議諸司苑馬寺卿吳君惺行太僕寺少卿朱君屏分守少參榮君愷分巡憲胡君諧兵備憲黃君雲分守遼陽副總戎种君繼掌印都司劉君通罔不敬應其議既乃會疏請恭荷俞旨命舉及時遂于歲之七月經始分理鳩工集

事秋渠先生經紀百務督率備至財用資糧皆出其所藏積而遊擊將軍王言都司僉書許策楊棟繼至專心共濟暨諸司百執事蒸蒸趨效訖於九月秩然報成其城塹之高深門營之嚴整軍容之壯飾墩臺之森布雄視邊陲鎮警諸虜允矣常山之勢不拔之圖萬民之利百世之業也既卒事諸君謂不可無記愚切謂修障塞補隙漏及時圖事保大定功秋渠先生爲國爲民之盛舉也莫爲於後雖盛弗傳而今而後時葺屢省恤兵容眾又吾將兵者之責二三守臣所當自効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請以是終其記焉

重修六衛預備總倉記

明巡按御史張鐸秋渠

六衛預備總倉傾圯頽廢有年矣倉之儲院寺道司咸積焉其出納有紀然歲久多朽貫乾沒或施施焉暫寔其藏而工費百出蠶食蟻遷無留儲矣余始至周覽因語人曰是地也危乎東堡險遠北至開原南抵前屯渠醜竊伏而韎韜腥羶習與爲鄰烽堠方施即薄陴下堅壁坐困以需應援兵家恆變也而邊儲其容緩乎况歲飢則糴閉轉輸頗艱稔則值輕而妄費不計土人故習往往若此宣德間虜寇廣寧縋城欲上內卒乏食且恣恣

謀潰時王忠肅公大括民粟給之事乃定法曰國無積貯內變將作欲禦其外也難矣哉夏四月余憂之因閱左倉飾其故址以廣儲也垣墉令堅土茨令厚橐之板以固其封穴之地以注其溼從右關門有隙地延袤數百步中葺舊廳會計者居之左右各十五廩貯穀近六萬斛穀皆稅金抵贖自余蒞事之後者記之前此不錄也工食若干頗無劇費扁之曰六衛預備總倉或曰倉一也而名不同何哉余曰預備舊著其名而時爲出入維茲約而藏嚴關闔鑰而不數數然啓待其荒也而散之伺其豐也而歛之補諸軍儲徵之屯種狗狗然樂于有濟而匍匐赴之矣古有義倉者殆謂是歟宋史載安石欲行此法而贏縮其息夫爲人上者將以惠民而什伯是利陋也甚矣後之按此同志者罪有罰律有贖穀將秩秩其多分貯各倉以資應用而是倉也禁而不費其斯土之幸乎因爲文告之

重建遼陽武書院記

陳 暹

暹嘗謂人才之生必聚而後見養而後成有所觀感而後奮彼其渙然而處即有賢者材者固與庸衆人不異而養之不預即賢且材者亦或拘於風氣染於積習而業不精又何

望於中人之性觀感興起翕然思奮以期適用也耶遼左古稱多才之地勳庸相望載籍具存邇來科第罕徵韜鈴鮮績者此其故何也聚之未能養之不預而倡率觀感之機或廢焉耳嘉靖庚申冬安邑仁菴王公奉命按遼既劾密官邪察舉吏治矣尤拳拳以作興人材爲務明年乃下令大修學宮已又擇諸士雋異者養之於遼陽書院給以廩餼躬爲課習於是諸士人各自奮翕然嚮方德業藝文彬彬然盛矣已又於暇日按故蹟得武書院遺址于城之西北隅鞠爲茂草瓦礫山積頽垣圯階殆不可辨公乃喟然謂暹曰文武二途粵爲國紀而儲養造就人才斯盛興廢起敝非余與二三大夫之責也乎乃出贖金若干謂帶分守僉憲王君可立曰君爲余畫其可謂副總兵黑君春曰君爲余總其成遂以今年七月之吉興工以武舉鎮撫王惟屏理其事而又申命都司曹君興左右之焉咸奉命唯謹再閱月而工告成外爲大門三間門內爲坊一題曰武俊聯輝列嘉靖歷科會武名其上坊北爲箭道長二百步有奇廣十之一道盡爲揖讓堂蓋取射禮雍容尙德之義堂前列碑亭者二右則備載登國朝會武名次以紀全遼武俊之盛而示勸於後左則

勒修武書院記以紀日紀事也道東偏爲講武堂五間翼以號舍庖厨以爲誦法游息之所揖讓堂後爲磴道若干級適與城平乃因臺構亭其上題曰象兆登壇言異時有登壇大拜者皆兆於此也臺下百里內外山川夷落城郭市里映帶俯伏宛在階下若大將登台而三軍慙伏不敢仰視又若聯百萬之衆進壓敵壘而旌麾翕張部伍整肅不可嚮邇蓋遼左一大觀云公將以吉日聚武士之秀者讀書習射其中如文書院制懼夫後來者不知建學儲材之意而或若往者之廢焉則無以垂久遠而甄陶於不匱矣乃命暹書其始末於石以詔來者暹竊謂古者之養士也五兩卒旅軍師之長聚有常居教有定業所以觀聽而服習者又本乎孝友睦婣任恤之事故其民皆服孝弟忠信之行而懷親上死長之心入則足以羽儀王朝出則足以威懷敵國此有周之人材所以爲盛而肅肅免冒之詩所由以作也後世比閭族黨之制既不復存所以儲養教導之者又皆無法玉鉛槧者則以武生爲粗鄙不足爲而稍知擊刺者則以儒生爲專務浮華而無實用蓋不惟不知古者之所謂文而亦併其所謂武者而失之也然則又何怪乎今人不如古人而勳業

文章之愈趨愈下也即今制武科取士較之以騎射試之以論策而其得與試者又必清修無過之士其於古人所以取士者雖不盡同所以補其偏而救其弊者亦庶乎合文武而一之也而有識之士猶竊然嘆以爲無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至舉其科而併去之嗚呼此武書院之所爲建也夫聚之有地則賢且材者得以盡力乎其間而業益精養之有道則服吾教者心無外慕而才可成將見相觀相感磨礱砥礪非惟賢者才者可以樹勳揚名而凡中材之不至於自棄者皆可以干城而腹心矣由是而出以應有司之求以膺闕外之寄雖不能盡如古人其所以設施而建立者當有出於尋常丈尺之外而不至爲有識者之所竊歎也已諸士之聚於斯也其亦思所以自見以無爲庸衆人所嗤以古人相期而毋負於公之所養也哉暹旣述公之意以告來者且以是而申告夫多士云公名得春字一元仁菴其別號也登嘉靖丙辰進士由推官異等召授今職其按遼也進良退貪彰善癉惡風裁獨持百廢具舉蓋更僕未易數云碑旣成乃併以其工費之目與諸執事之吏附諸碑陰

遊千山記

明御史程啓充

在昔虞舜肇十二州唯遼爲營州故域自石晉淪入契丹下及胡元遂爲異區山川阻于中土幾五百年高皇帝恢復禹跡始入職方千山去襄平六十許里秀峯疊嶂綿亙數百重東引諸蕃甌脫南抱遼陽巖壑蒼鬱時有佳氣如海蜃然嘉靖丁亥余謫戍撫順壬辰往屯浦河悵悵弗獲登丙申三月乃遷蓋州道出襄平於是戒明秣馬命僕庀需丁亥臄同徐子文華劉子琦往遊時總兵李景良分鎮茲土屬有疆圉之警遣其門子尙文先往余偕二子暨舊將軍高大恩出自南門與李君別過八里莊歷石門路多欹側逾嶺下平岡國子生韓承訓繼至行復數里至沙河飯後陸都閫繼宗乃至渡河過釣魚臺臺高三十尺蓋屯戍舊址俗傳訛也迤臺西南沿流而上有溫泉瑩潔可盥浴之甚適出飲樹下西折入山數里抵祖越寺路峻不可乘步自山門渡木橋即禪牀假寐山僧供饌起而啗旃去登萬佛閣閣倚山腰崇十餘丈綠崖旋轉越飛梁而入憑欄四顧天風冷然羣子聳兢以下宿於寺翌日循東山望螺峯拊太極石入巖洞洞高不滿丈深倍之廣半俯瞰萬

佛閣已在下方矣遂礮石題名並書所賦詩前山有亭曰一覽遵故道迤東而南入龍泉寺山巔有泉僧人引注甕中分流下舍暝時往中會出而乘亂溪而東巖壑窈窕僧房半出雲間下馬拄杖兩童子扶從諸公後比入寺筋力疲矣主人復強以酒余醉占近律乃臥已丑寺僧設齋供索余大書行憇大樹下人境空寂愴然有遺世之想西峯危險韓劉二子獨往浮白引滿適有吹胡笳者聲振林樾聞之愴然寺址與山形皆徐子指畫宜向巽方老衲曰廢基而已眾皆咤起往視之規模宏廓不省何時建也去之大安大安違龍泉可八九里陡絕汚陷乃迂東而南乘二十里所步三之一懸崖怪石後先抱挹撫孤松瞰深壑奇花異草錯雜如繡徐子渴甚啜涼湯數碗前驅忽作聲眾笑曰是非松下喝道耶行復里餘堂隍中開諸山羅列高爽恢曠視他寺爲最西峯空洞倚天徐子題曰通明天是夕有雨意翼日庚寅晴霽豁然七子皆有詩余爲書之乃登中峯瞻顧京國遠眺朔漠山海茫茫決眦無盡峰之東有羅漢洞高寒襲人余索酒飲幾醉與徐子劉子聯句過西崦行行且止數息至雙井一在樹下一在亂石間泉甚甘冽又數息抵仙人臺臺本峭

壁高數仞西逼斷崖其深莫測懸北隅以木梯登望之股栗乃購健卒匍匐而上上有石
枰九仙環奕焉自仙人臺尋香巖寺下入谿穿石齒嶙荊棘塞路蹇不可杖不可昇趾
以正布縛胸臆僕夫從後挽之扶藤側足盤跚而步甚危也劉子先去徐子去余數武摘
山花以詩贈余余亦倚聲和之跌坐石上少休因憶往年遊峨嵋張憲副鳳翔王運使宣
章太守寓之安都諫警與俱四子蜀產也相繼化去余一人者垂老譴斥置身殊隣相視
慘怛追賦往事詩成行放陂陀一聾老進麥餅值飢腹食之厭間其姓氏笑而不答乃下
平峪至寺前蓋自大安山行幾二十里衰殘困憊臥僧房許時起視山岡兩浮圖相向爭
峙遂由香巖再往祖越從者病取道石橋宿南村農家回望諸峯如在天上矣唯茲山之
勝宏闊秀麗奇怪幽闕險絕孕結磅礴盤據起伏變幻不可殫述置之中州當與五嶽等
其博厚過之僻在東服高人詞客好奇探討不一至焉往代金石無傳文獻不足遂成湮
泯物理之幸不幸何如也昔柳州山水以子厚顯顧余劣陋弗克傳其勝姑撮其大概如
此

遊千山記

張玉書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海寓削平慶典具舉春三月車駕至盛京告成功於烈祖三陵畢謁巡蒞邊塞特敕扈蹕部院諸臣留都祇候臣玉書叨與侍從自興京奉命返轡時日休暇將徧歷州邑諏訪舊聞會積雨中阻不獲遠涉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迤邐盤互夙擅奇勝望後十日持襍被杖策以行比過遼城獲覩太祖高皇帝駐師築壘據河克敵之遺蹟又延問故老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舊事尤詳越宿冒雨入山既至風日開霽恣覽縱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峰峰巒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僧寺最著者五曰祖越龍泉中會大安香巖志無記載或曰唐貞觀中征高麗曾駐軍於此語多附會據元皇慶中直學士陳景元撰僧雪庵塔記言僧自醫巫閭駐馬大安後移居鴨綠江復還香巖具有異蹟今香巖寺西有雪庵塔而諸山所傳名勝亦往往以雪庵著則五寺舊址雖不可考而其創建在元以前興起在皇慶以後亦可信己夫遼陽爲國家肇基重地陵宮相望百有餘里此山蟠踞瑰異崢嶸之往代當在東都灑澗西京灞杜之間而關塞遼遠輪

蹄罕及致使靈峰鷲嶺鬱而不彰臣玉書來觀欣嘆希覲隨跡所至用志梗概山不勝紀
仍以五寺繫焉循遼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籬落類江左至八里村有梨數百株雨後吹
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邢崖徑路逼仄萬峯
回互鳥鳴樹底雜卉蒼翳梨最盛彌漫溪谷七八里不絕過南塔有官亭遺址勝國時將
吏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寺環山而構面俯背倚左右拱揖高輒數百仞巒巖洞石
名各肖形有仙佛蓮月孟鉢螺髻獅象之屬惜無名流採擇評品故稱名近鄙而不變也
由寺東緣磴而上脫帽杖藜盤薄沙礫數百步得巨石石形如丸圍徑以丈許兀踞峯頂
凌虛聳峙不欹而仄石上爲松坡爲石佛崖爲羅漢洞洞對面曰振衣崗磨崖大書蒼潤
可愛名字剝蝕略見彷彿而已又里許歷危磴數百級石巔鑿壁爲斗室顏曰無梁昔有
老僧精梵律者常棲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於側中夜惴慄輒攜軍持淨水而
下僧浩然云自祖越折西可五百步兩崖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湍激泠泠如操石琴
溯流而上一徑盤紆古木間直達龍泉寺聞粥鼓聲與泉聲應而輟轉鳥語雜沓其中泉

出寺後彌勒峯峰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僧截木承之剝腹類竹引入牖下有若懸溜凡祖越所見西北諸峯皆在寺東峯勢詭異險幻正側殊狀遊者心目駭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僅數畝其築石架壑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環映之致故山徑峭窄而取境特奇寺爲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其子忠貞公所書字存藏經閣中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客結構嚴冷如見其人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衍林隴暢蔚虎跡交錯竟日無人行晨興循龍泉東麓折而南有牝鹿十數沿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飲溪澗水耳畋獵罕至故與人狎然時墮虎口至中會寺寺前爲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溼潦演溢九谷之水滙注於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魚沫頗極登臨瞻眺之勝今閣久廢僅存石址而水勢亦湮塞尋所謂九谷水故道無識其源流者可爲太息中會在五寺爲闕寂禪宇剝落無復舊觀僧耻若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盈案龍泉西南諸山皆倚室東隅而松苔峯西峙與粥魚庵故址相望嵐氣環匝視靜而聽遠坐移時窅然深也出中會行十里許草樹藂密溪流鏘然水穿石中時露時伏是爲大安寺山

址又里許徑路盤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餘步徑漸平復騎距寺半里許奇峯壘嶂聳出雲表如立如踞如拱如揖孤挺峭厲率去地數千尺寺枕山之中前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憇五峯丈室閣鈴松韻時發異響坐久之邀兩僧導遊人授一藤杖循百佛堂過薛庵至瓔珞峯峯突兀無梯膝行而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隱蔽日月野卉數十種色丹而妍錯互於古松之陰幽麗特甚自此山益奇徑益偏沙礫雜糅積葉盈數尺怪石怒攫下視無際心懔然而危乃令兩僧前挈後掖策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莽排朽株纍纍然趾背之相錯也行十餘里至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崖後阻薜壁對峙有明嘉靖華亭學士蔡題石出洞口折而西遙望石穴如牖爲雲封洞背雲封過馬蹄峽當衆山之中南面通明北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石門渡嶺天風乍起山木盡號仰睇仙人臺一峯斗絕空際疑不可即循磴道徐上約數十尋至臺趾左深潭右絕壁環顧諸山盡在肘腋之下臺距趾二丈許上布石枰柳柳州記仙奕山庶幾似之而其矗立萬仞之巔峻嶒奇詭飛鳥垂翼虎豹却顧海內諸山所罕覩也此峯居大安中會香巖

之間山脈之所蒼萃故遊大安者指爲盡境折而下則去香巖爲近於時夕陽在山陰氣慘肅不及還大安遂循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有徑東南行孤峯旁突爲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特勝衆山環列蒼靄畢會蔚然巨觀又東爲夾峯元僧雪庵棲息之地峯下爲洞洞口正黑傾亞不能措手足捫一穴僅容兩膝兩石離立橫木其中背石履木下見深塹側身而入攀穴而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對立一峯架木爲梁闊僅踰尺引絙乃度夾峯之名以此峯頂有巨石有古屋有斷碑峯外道絕仍觸險出洞口歷鸚鵡石雨花臺循錦繡坡至香巖日已暝矣僧言深夜常聞虎嘯繞佛閣數匝而去遂閉戶就宿曉起捫石碑得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庵塔記碑覆土中百餘年掘土得之苔蘚癢胝雜以塵垢字畫漫漶不可辨強起衆僧鉤剔滌除纖翳盡去所刊缺者纔七八字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迥潤諸寺碑版之文此居第一由山後循舊徑度嶺又尋別峯東過雙井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經大安而返千頂勝槩以大安爲最而山徑奇特實在香巖大安交會之介以道出諸山之背邃奧深隱故多見側勢登覽者憚其僻遠往往避險而就夷皆

未能窮極茲山之勝也康熙壬戌記

遊千山記

余居東十有二年稔聞巫閭千山之勝徒託之神馳夢想竟未獲一騁足寓目每追憶少年時志願夸誕思有所建豈當世然後拂袖歸里策杖五岳備歷洞天福地庶幾大慰生平而馬足車塵所經如秦岱高高五台西湖諸名勝皆以行役逼迫信宿之遊不足快意遂不復措足至今日欲一問津了不可得因歎天下事失之當前悔於異日者皆宜作如是觀也歲癸酉上海吳全陽道人館於余私與及門鐵生式之訂千山之游招余偕往余以諸生大比之期已迫爲辭越明日費子定侯席子寧武傅子平六莫子宗程僉請曰昔人謂太史公周行天下名山大川故文章跌宕有奇氣比閉戶促膝已久亦思一豁胸襟將乞靈山川爲筆墨助先生其許我乎余諾之乃以孟夏之六日束裝余同年劉子端聞之欣然與俱余與道人子端皆乘車諸生騎具囊鞬以從獨莫生以覓騎後出城南數里平原若繡春漲初盈涉瀋泉抵小遼水亂流以濟是日風大作驚沙觸面如刺距遼陽猶

數十里乃宿煙台翌日涉東梁飛流奔馳澄澈見底宛若建溪舟行也每憶古諺有居就糧梁水魴之語市魚於肆食之甚美不亞河豚午後望見高原之上雉堞定固中一殿巍然者我太祖創業之新城也又里許抵遼陽則敗闔荒台頽垣廢井一望愴然然其負山帶河三城前後鈎帶土沃草肥誠東北一都會我朝於榛蕪瓦礫中招徠生聚十餘年而生齒漸繁市里填溢而昔日可知矣是日逾齊家嶺嶺崎嶇多石車不可度乃舍車僧寺皆以騎行晚宿廟兒台則千山在望矣地非孔道無逆旅田間主人張氏具鷄黍甚恭蓋遼左舊俗行者千里不齎糧雖土曠人稀易給使然亦遺風之厚也自小廟台南行入山五里許石徑逶迤山花亂落鳥聲上下已曠然非復人世矣已而巨石嵯峨危峯入漢如俯如墜皆定侯平六舊遊之所以鞭指曰若爲羅漢洞若爲無梁觀仰望使人愕始謂必不可上而林際金碧隱現則已抵祖越寺矣入門高峯壁立其下輪菌園拱如巨人垂腹跌坐者詢之寺僧則彌勒峯也僧有故明晉藩內官年七十餘能談開元天寶遺事因歷叩以繞寺諸峯之勝其北爲振衣岡西北爲鉢孟海螺臥象諸峯皆以形肖故名西南爲

鵝鴿崖則諸鴿所棲也崖左小峯三爲三台或曰筆架其南曰獅子名皆以形命也然皆峻峭無他奇不可登而向所謂洞若觀者在寺之東北實爲一寺之勝茶後乃振衣策杖以前是日傅子平六以久未登陟心目震眩使人扶掖猶逡巡不進衆皆哂之余曰登高臨深人子所戒勇則前怯則止不必強也乃與吳道人劉子端鐵費席諸生曲折覓徑以上徑有圓石一枚號曰太極洞上有石如瓶呼曰淨瓶洞口桃花欲燃怪松千尺幽勝良足賞心洞列羅漢像山僧樸訥取梨漿代茗以獻劉子爲撫琴奏高山之操衆皆正襟危坐神致灑然已欲乘興上蓮花峯覓所謂無梁觀者而子端足力已疲鐵生亦怯予與道人費席二生獨前盤旋岩畔自下視之如在空際而石磴實歷歷可數且道左古木森羅障目若拱護者俯視但見枝葉紛拏一片空碧故目不眩而心不掉較前登羅漢洞尤爲坦夷旣陟其巔遙呼劉子鐵生皆怖不敢上衆皆撫掌峯之左右諸松歷落傾欹如屏如蓋濤聲騰沸人語不聞使人作列子御風想觀之右有屋兩楹觀以磚累成無棟榱之制故號無梁方僅五六尺許可容四人促膝予與道人東向瞑目坐費席二子亦學內視片

時皆豁然自謂得靜中趣忽僮僕歡呼莫生自潘一晝夜馳至矣莫於同儕中年最少抵寺未少息攜杖竟登蓮峯衆皆歡遊興益銳撫松憇石良久乃下述其勝以語子端及鐵生乃深悔其向之怯也山僧已具午膳乃別而南行西折逶迤北上半里許有塔院二所又歷二里許爲龍泉寺則懸崖逼仄草樹交蔭道益狹境轉幽澗旁流泉泠泠可聽入門南望巨石左峙鏤曰漱瓊其上爲彌勒殿而大殿之北高峯屏立舊刻吐符應生四大字山僧即以爲名焉龍泉向在寺之中已涸山僧日用所汲及澗中流水則原在寺之東所謂濯纓泉也東北有藏經堂其上則祖越寺中所見海螺一峯盤迴斜矗臥象一峯舒鼻俯伏形象宛然而此中奇秀獨絕者則寺西客堂一峯數百尺如筆孤懸其上小松佶屈數株如畫寺僧不能爲取嘉名仍襲祖越之淨瓶以名之蓋龍泉之勝盡此矣是日爲浴佛日初慮其喧既而會者不過數十人至暮皆散晚宿西堂禪燈草榻塵心頓寂覽壁間五峯僧有千山十六景命題與劉子商有以易之以質明將登中會大安思早息遂不果比旦別寺僧仍經祖越寺出谷東南二里許徑漸開道右有泉下流溯源曲折抵中

會寺門外疊石如橋其上有亭傾圮蓋此泉自寺西北繞前殿之東而南流者也衆僧皆窘三五如晨星無延客意強爲治餐殿傍諸舍皆精潔制類江南叩其故則有南僧創建以大衆不和他適寺遂自此荒矣寺之西南有冷洞其下有蓮花洞周廻諸峯亦具勝概而俗僧不善命名蓋淨瓶之名凡數見僧旣倦於導客客興亦索然故諸峯皆未身歷遂取舊道出谷趨大安矣從此山勢弘敞曲折北上逕乃漸狹道右俯視百尋鮮雜樹之障未免目眩心折且勢又益高遂捨騎而徒將至則兩石如門號金剛山又數武一峯其上有塔曰歇涼台道之右有大靈山小靈山皆奇崛詭異林巒交錯東西雙壁屹立千仞東爲唐帽山北有瓔珞觀觀西山竇中通爲通明山其南有塔名衝風塔自寺門中立南望則前此諸峯皆在平地拱者伏者起者臥者如龍蟠者如虎躍者如鳥翔者如潮湧者千態萬狀畢獻目前一望蒼茫無際惟黑山九峯微露遠天一碧蓋至此而極千山之鉅觀矣寺之正北爲三角山左有峯曰文殊右曰普賢于名義皆無所取俗僧以臆見命之寺僧有拽來者諧謔談譎信口機鋒衆爲絕倒自言十二年前曾一謁予於龍王廟予忘之

矣菓茗方具清風徐來忽聞天半如鸞鶴飛鳴如笙簧迭奏如萬馬行空如怒濤洶湧則寺北之萬松林也衆皆神爽躍躍攝衣策杖穿林而度里許又有羅漢洞二所前後相屬喬松參天從巖側虬蟠鶴峙蓋他山松上者不數見而千山之松皆從石罅攫拏而出宿根老幹爲石所束盤屈結蓋亭亭蒼翠極人工天巧之奇是日鐵生式之傅生平六皆淬勇直前竟造其巔無憊容予甚喜其小敵怯大敵勇也洞門左右兩石刻左則吾閩給諫薛公右爲祭酒龔公他無聞焉豈山靈於閩人固有夙緣耶薄暮乃下從唐帽山覓唐將薛仁貴養疴之所晚宿西廊月掛林稍微雲隱現劉子爲奏箕山白雪諸操已乃涼風襲裾衆思解衣就寢夜半輕雷隱隱則枕畔滴瀝聞雨聲矣曉起諸峯如沐萬樹增翠白雲觸石岩岫在明滅有無中衆皆詩興勃如道人首唱遂各揮毫盈楮或律或絕率有思致獨以寺中最高峯有仙人台阻雨不克徑登爲恨午後稍霽乃促山僧前導覓香岩寺諸勝蓋自大安西折而下降而復升幾十餘里矣香岩在諸寺中名勝最多予獨賞其徑路爲一山之冠蓋龍泉至狹大安近險祖越亦少紆廻惟香岩外境旣曠近復雙崖夾護烏

道千盤如往而復萬樹參差陰翳時有怪石出沒其間真使人應接不暇也寺之北山亦曰通明山其西北有石如孟曰鉢孟石其右則雪庵塔在焉蓋元時高僧也寺之南兩峯對峙曰關門山門前以石疊塔曰一炷香關門山之東曰筆架山其下有坡五色陸離曰錦繡坡坡有南塔北塔相傳唐時建也寺之東兩塔之間一峯轟然于霄直上則即所稱仙人台向在大安欲望而不得者乃在此寺之左肩是峯壁立千尋好事者即其上石刻南極八仙像置奕枰焉峯之兩傍陡削無際石磴既聳斷續處接以木梯時日暮雨收路滑徑險屐齒皆疲雖仰望若可接而問之寺僧則至其麓猶將里許予笑曰古人爲將當有怯時遊山不當如是耶遂列坐庭中從寺僧指點諸名勝而凡仙人台南之鸚哥山北之雨花台雙井雪庵之煉魔石與俗世所傳上中下三夾峰者皆以一覽而盡不竟登有頃聞鐘聲老僧五六人披衣演梵詢之則此寺晨昏無間蓋關以東所僅見也夜中與道人劉子品題諸勝余謂祖越以奇龍泉以幽大安以雄曠香岩以紆陷惟中會稍遜焉使加以懸瀑繞以江湖匡廬衡岳當不能過金焦吳山瞠乎其後遊者宜自香岩取道大安

而以龍泉祖越爲後勁道人劉子皆謂余言之不謬也詰旦謀歸途定侯極言孤山雙峯之勝乃迂道而謁剩公塔焉昔管幼安化行遼左客斯土者以爲美談剩公以方外能使道俗老幼咸生敬信桀驁椎魯悉受範圍余心愧之不覺其膝之屈也午後浴於鞍山之溫泉宿焉乃仍向遼陽登首山覓司馬宣王擒公孫父子及唐文皇駐蹕之所及夜抵旅邸而雷雨大作質明猶積陰未霽微雨沾衣午後北望黑雲如墨衆方以爲虞無何隨風東注一鞭在殘照中薄暮抵家則河流增漲阡陌閭巷流潦縱橫矣先是余戒行未攜雨具兼以應門乏僕爲虞以康節先生梅花術占之得坤之師予曰坤厚安土居行寧處一變坎流歸塗其雨因互得雷震電用怒水在地下雖霖勿遇已乃果然蓋方北望黑雲時藩中雷電風雹暴雨如注而途中不知也儻亦山靈憫予十二載神馳夢想之勞使得恣所願而歸今而後庶無他日之悔乎是亦登臨之幸安可不記也於是乎書

遊千山約

王爾烈

文章跌宕昔人探五嶽之奇秀色嶒嶸吾地有千山之勝春深遊屐與花鳥而皆閒暇日

詩情爲林泉而勾引爰謀夙好共協衷懷幸藉名區一新耳目敬啓諸公約於孟夏之初
乘此清涼之候同循繡陌先覓龍泉舊日所曾遊當更識匡廬眞目良辰不可負何獨讓
靈運幽襟行樂貴於及時遊山亦且有道是行也擇老成爲領袖以免分歧依率眞爲規
條不分賓主盤殮惟資果腹何事珍羞壺觴尤可暢懷寧拘斗石屏管絃之嘈雜靜聽禽
韻泉聲息杖履於朝昏不廢詩牌棋局次第而歷諸寺樂則不疲從後容以盡所長奇則不
厭期自申而至癸觀亦可以止矣人由少以及多樂不若與眾焉若僕者久居皋座亦思
石上談經暫別鸚聯且免松間喝道詎無心以出岫竊有志於學山九百九十九峯本不
滿千峰之數黃裳讀馮律天山遊記書後千山者奇峭插天青
嶂壁立共九百九十九峯以其近千故名千山云三百六旬六日何妨偷旬日之閒下著
常惜萬錢且作買山之費每人遊
費十千探懷猶有尺錦足爲攬勝之資願附驥尾以相從聊假霜
毫以共白 丁酉三月瑤峰爾烈啓

培原書院記 經世文編

靳輔

書院之設何昉乎蓋不忘乎洙泗之意而宗仰之不衰也然歷稽往牒創不一其人建不

一其地於以一道同風扶進學業非不有賴而豫章爲最著蓋文成事業在天壤文章本理學而最有功於道統者則莫如提倡良知二字夫知或由於生或由於困或由於學而其終則歸功於格致乃格物一篇已失其傳而所補之章先儒猶有徹上徹下之論則繼夫子而言知者誠莫如子輿氏之言良知爲最當矣雖然大學一書言誠言正言明德中庸一書言率性言盡性言擇善非皆知之良乎非皆同功而一貫乎何以子輿氏獨尊良知而文成公獨提倡之也書云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命之之謂性率之之謂道所以道原於天知本於性試向庸人而語之曰某也若何不忠某也若何不孝則聞者又必徵於色發於聲而怒其不忠不孝也夫聞忠孝而喜聞不忠不孝而怒皆知也皆知之最良者也其意亦莫不誠也其心亦莫不正也則其德亦莫不明也其善亦莫不至也推此知而一貫無不貫也推此知而家國天下亦莫不齊治平也古人云不忘君謂之大臣不忘世不忘道謂之大儒亦皆謂知不容己也昔劉元城登進士不即就選乃受學於司馬溫公後乃得存誠之道所謂物物各具一實理人人各具一實心者即此良知是也

惟實固良惟良必實耳皖城東舊有書院是操撫李君培原所起也凡講堂齋舍門廡號房規制亦宏整乃沿習既久曠廢不振予自下車以來每恐不能體朝廷興賢育才之意爰於簿書之暇召集生徒月有課日有講告之七郡三州亦莫不舉行亦既駸駸乎文會輔仁矣然衡文之際每勵師儒以倫常之道切實之義而推原於誠意正心以引發其良知爰更著其說以示多士則雖謂廣其說於天下而獨先伸其說於所及也亦何不可是爲記

新建襄平書院記

溯自文運開於天文才生於地文教培於人三代盛時明倫起化故州序黨庠久垂爲典勸忠教孝首着爲經凡以正人心端士習也漢興設天祿石渠之閣延儒臣講論而經術明於上學術行於下唐宋以來宏開文館特設經筵增廣天下學校一時名儒蔚起皆以講學爲己任其規模美備至鷺湖鹿洞而文教於是大昌明矣我朝龍興東土丕振人文雍正初年恭行辟雍大典爲天下式詔各直省增設教諭崇敦實學二百年文治蒸蒸日上

收

上遼陽地近邠岐化先豐鎬尤爲風教所自始邑城內舊有襄平書院創設有年道光乙未前州牧鞠人章公集資修葺後以經費缺如未能延師課士曠廢幾五十年逮光緒丁丑余來權州篆捐廉興課欲倡集經費爲久遠計未及舉辦受代晉省及甲申冬章幼樵司馬署理斯邦下車伊始卽以鼓勵士風爲務見舊院地勢湫隘東修膏獎籌畫仍虛因捐廉首倡並邀邑紳張品三中翰奎書五李香圃明府文星鵠毓朗川錫嘏臣朱韶九孝廉張伯升筆政陳慶齋比部程五卿陳季芳廣文楊香圃貳丞諸人首籌捐款將遠拓新基宏開廣廈聘名流以主講集髦士以談經乃正在舉行之際遽奉文調署承德篆嗣張康侯刺史來牧蒞任後卽出資爲紳富勸又恐善事中止復邀邑紳公議將從前所收之款於邑城東偏購卜新院尅期鳩工改設講堂而規範由是略備旋於丙戌入都徐美卿明府權攝斯任亦捐金倡善適諸紳請置學田報部徵租經費稍裕耆尉帥徐明府與有力焉丁亥夏五李月卿邑侯自江右歸慨輸清俸諸首事又沿門託鉢集腋成裘因稟請發商生息藉資需用誠善舉耳余於戊子補官來遼與邑紳接見語及急公好義未曾不

欣然嘉之己丑籌捐藏事計歲入足敷院費紳董合詞籲稟遂據情申詳大府懇請獎叙以示激揚來歲庚寅聘師啓館並提餘息酌爲公車賓興之用蒙裕制軍與京兆張學使爲請於朝仰邀允准夫是以體制備而教化行也是舉也德著崇文典隆勸學余愧有志未逮無以經營於始得以樂觀厥成幸何如之爰即事而書其顛末以誌前牧令敷治之美以彰邑人士樂善之誠即以下我國家得人之盛屬在士林者其果能爭自濯磨互相砥礪以克副振興文教之心則余實有厚望焉 欽加運同銜賞戴花翎特授遼陽州正堂兼理事府加五級紀錄十次高乃聽撰文 揀發知縣丙子科舉人長春書丹光緒十九年歲次癸巳荷月穀旦

遼陽太子河試金石硯記

清宗室裕 端思九

試金石從古所需其來尙矣近聞此石出於遼陽太子河邊石洞內外他方有否未及考之有石工劉清倫者灤州籍人也世代以製硯石爲業道光二年二月間其鄉人言遼陽太子河石洞之試金石可採製硯清倫聞之選其子姪四人出關探之報曰可遂與本處

山主寺僧定價取之自四月至秋製成大小五百餘方余亦購得百餘製作諸式閒有平面者多其石細潤堅重如新端亦能下墨有金星又類歛石南船購去少半余因平面者須加製當諸劉回鄉前商留劉進堂一人於瀋製硯余視作借以遣悶面屬合心製成東坡仿林和靖海天初月式者長尺餘寬數寸及井田式宮硯式者多方亦米顛好石樂也偶與進堂閒談得悉其家嘗作湯山石門諸石因得材艱故謀出關計曾得寶坻徐家硯譜照製較優至於遼陽太子河水面近城不遠循之東行三十餘里至羅祖二郎諸洞共十六所其洞名雅俗不等皆在翠微道人居守備遊盤桓爲香火資不得取者惟山腳下有多年被水衝嚙石崩成洞處昔爲虎據因名虎岩向內逶迤曲折轉入三十餘丈天然石井深莫測底投之以石多時落聲夏間水盈晦昧無光入須秉炬今幸無蛇虎患石故可取成材之硯自今春始前所採石不過零星小質試金而已所以未得鉅器者因此石性堅而且脆此處石工技劣又乏利器方起稍許便蘇裂矣是以缺也其南數里亦有白石質極輕軟斧斤易施土人每取此製作諸玩鎔蠟染煤僞作黑色柔於印章壽山青田

石質指甲可劃痕出此種則南城處處陳市不可不識辨之製此石硯後劉工又物色得一種細色石綠暈斑斑亦可製硯亦有鉅材者石苗出於洞外深溝土中其質較洞石亦軟亦能下墨比染黑之品懸殊次於洞石耳余得數方今尙存之前曾爲洞石作七古一首聊誌其原程春廬煥瞻菴等俱有依韻和作今復作記條縷原委備同好家照文所論取擇焉爾

附試金石硯歌

前人

太子河邊山落水山骨露出黑石美黝然黑色質堅貞直是下岳端石子哲工伊誰物色到錘鑿齊施雲根起製爲諸硯按譜圖古式新裁都有以微吐金星類龍尾滉漾青花秘紋理我昨購得石百方細玩摩挲心竊喜問工此石出幾年答云今春初作始吁嗟乎端溪崖分上中下取用代久竭山髓至今三坑已太深水漫穴寒難探底斯石將來亦或然人到求艱愈珍耳及乎名馳傾五都曩日精英垂盡矣貴古賤今世同情潛靈耀質擇進止

樂古小草廬記

李文統組珊

蘇生之村側有小廬余友華廷高之故課徒處也丁酉春余館焉時怏怏患病不樂未之奇也尋赴都應闈試秋九月歸病大作於途家居忽忽至殘臘甫愈而草廬之迹遂絕越明年戊戌高子強余爲馮婦余笑曰此間樂不思小草廬也既至則大奇之若未素見然低椽短壁疏籬闔扉歷落有古致闢其前後地得數弓栽花種蔬以賞以茹春夏之交花有香香古甚蔬有味味古甚數長匏種當門構棚細曲下垂狀古甚又於其隙引泉爲小池散游鱗其中曉浮暮沉紅雨綠陰頗饒古韻而廬之古案古書不覺大助其趣也嗚呼古哉盡於此矣斯亦可拓稽古之胸而用以極雅人之深致矣外此則非草廬之所有而亦非主人所宜問也然而天地之間古蹟所留古氣所鍾往往湮沒於農翁野老庸夫俗子之往來習熟而不知其意而以好古者當之古興古情悠然有遇於俯仰指顧之下者所在皆是也夫人棄我取亦存乎胸次之近遠而已矣而何病乎草廬之外焉是故雨後泠泠珠玉萬聲其南則迴奧縈紆之清流溪也余則名以古溪風朝月夕登覽其巔長嘯

肆志其西則歷千百年轟轟有勢之台也余則名以古台而其北稍東時有鐘磬發人清省者蓋古寺也古寺之中有古松其形蟠曲古松之下有古碑其文聳牙又有所謂古墅者湫隘邃幽略容眠息蓋園叟之故居也視余所居三四十步許相映成局在東且南云噫凡此超世軼俗妙極天然不求而備乎古者余皆取而樂之而皆非余去年所能知也又安所謂樂雖然余今則知且樂之矣余又思古君子之所樂或不啻什百仟萬於茲者何也異余所謂古故異余所謂樂也然則余將奚適而可曰抗心希古沉酣道妙放懷得失以樂吾天如是以終吾身焉斯已矣

靈槐名士併記

平陽息肩錄

奎 光竹泉

新泰縣地古槐最多縣署尤繁盛儀門內舊有天鑒民瞻坊一座基礎猶存東偏則古槐巋然俗傳植於周代邑志註爲唐槐爲新泰八景之一以其素著靈異故又銘之曰靈槐焉考靈槐之世系題詠紛如亦未能言其略但觀其雲根月窟傲骨輪囷一種蒼莽古秀之氣流溢堂階誠爲世間所罕觀而其枝條蓬勃又復簇簇生機凡縣署內外諸槐皆屬

靈槐部下群資^庇蔭焉其古而奇者數株隱隱有龍氣頭門照壁之東有躍龍槐儀門內與靈槐對峙者有外龍槐堂階之南際有狀若飛翔者曰翔龍槐二堂後孤標偉幹姿態橫生蜿蜒於堂上院宇之間者又名曰蟠龍槐迤東則厨院有一株雙幹半枯者如削壁半秀者如龍旂少北則茶鑪煙繞見有扶搖而上翠微層疊隱見於雲霧中者龍耶槐耶其他或生風堂陞或垂蔭庭階約多係前朝舊物而皆託靈槐爲呵護者也所不可思議者靈槐軼事耳志載至元二年間縣入萊蕪槐遂枯越三十一年縣復槐亦復榮考之新泰即古平陽舊址城於春秋魯宣公八年槐其與城相終始者歟是豈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所可同年而語哉嗟乎兩間清淑之氣賦於物者爲英靈鍾於人者爲賢俊光承乏斯土已歷三時適值暘雨無愆民生咸遂曠覽山川風物之美名賢著作之遺俯仰古今冀獲一遇以爲快茲何幸於靈槐而外復得一士曰李清濂者先生字少白道光壬午舉於鄉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卒於道光三十年其文章事蹟固已著有成書而生平得力處尤在躬行孝友遂以養親不仕而終其志行已侔乎遠矣特未表而出之千古名流湮沒於

塵埃世俗間者何可勝道今與靈槐相提而並論焉其庶乎先生之風靈槐之靈將從此
後先媲美同壽千秋也歟爰摭蕪詞用深景慕是爲記 附續咏靈槐名士五言絕二首
靈槐誰匹儔漢柏結良友恨我後千年願與同不朽
名豈文章著官非老病休一家隆孝友風化足千秋

光緒三十二年仲夏之吉勒石於縣署靈槐側

奉天文學專修科開學記

遺著

宋玉奎 星五

民國五年春奉天省教育會擬設文學專修科越三月四日癸酉大會同人召諸生立堂
下舉行開學始業式來賓主講咸在 玉奎與焉既事退言曰甚矣人之不可無學學之不
可無教也久矣三代盛時黨有序無一人不出於學即無一人不精於藝文化之
隆非後世之所敢望洎漢晉而後始 改岐而二之然其所重乃在文學之科其分見於九流
雜家者特奇零耳有清開國之初名儒輩出一時若經學史學與文章辭賦聲音訓詁之
學類皆超前軼後莫與攀躋自科舉既停歐風輸入中朝即以科學爲功令士夫亦以科

學爲依歸則與古昔專文之世大相徑庭矣奉天爲關左大都人文薈萃庚子甲辰而後邦人士攷妍科學幾欲企踵歐西獨於文學一事率以緩而忽之夫豈邦人士輕於自恕哉時勢之所趨功令之所在蓋有不得兼者也民國二年省教育會開全體會議僉謂文學之不可一日而無亦猶科學之不可一日而廢必以文學爲主而後科學有資於是籌經費購圖籍慘淡經營歷有年所至今春始就萃升書院舊址設文學專修科選學生七十有四人升堂肄業凡所謂休息之齋庖厨之室殆無一而不精亦無一而不備創其始者李君鐵珊董君奉軒贊其成者謝君演蒼孫君哲吾主講席者世君仁甫孫君成廷楊君性誠玉奎亦以非材忝居斯列課程分經史子集說文音韻教育心理論理文法與中國文學史十一門參攷諸書都四百數十餘種其有不足則假諸圖書館閱畢而仍歸之於館歲需之款乃至八千餘金其餘特別之需歲修之費尙不在是限嗚呼其待諸生可謂厚矣諸生之自待顧可薄乎哉且夫古人爲學嘗有爾室潛修因而風行於一鄉化行於一國收效於天下後世者矣夫以一人之學之力其收效至於如此之大若以羣居樂

